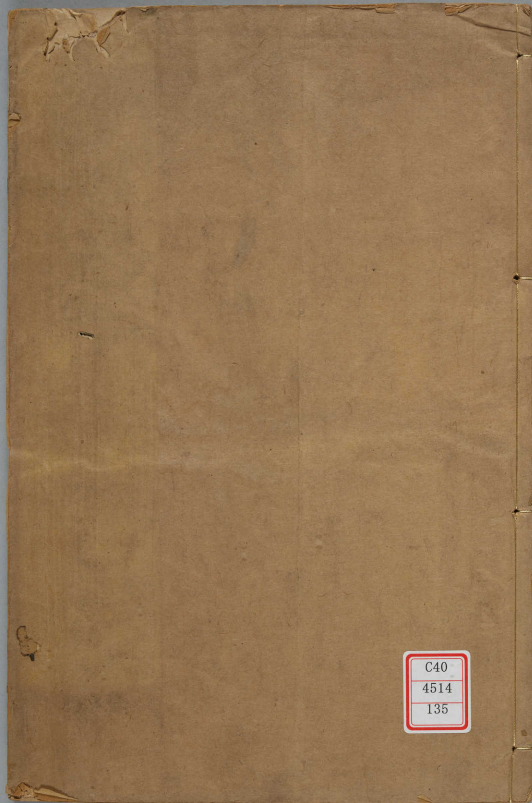




C40
4514
135



C40-4514

了翁上座讀大藏及有
宋書置之武門山雲山
檄徵與塔陸原府中未
為學者不飲詩出懷內
常山二耳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一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況復智慧大德
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佛在舍衛國時
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日夏坐安居集諸牛羣
近佛精舍擎乳供佛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
牛人行止相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陀上典悉
皆通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曉
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陀有明韋陀不知呪術爾時
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時王勅牧人今不

須乳隨逐水草放汝諸牛又勅之言汝若去時必往
辭佛佛若說法汝好諦聽時彼牧人作是念佛世尊
者是一切智爲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
所爾時世尊大衆圍遶坐於樹下知牧牛人來至林
中爲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照曜映蔽林
野如融金聚又如雨酥降注火中牧人視之無獸卽
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蔔華遍
滿林中爲是何光卽說偈言

斯林甚嚴麗 光明忽改常 將非天寶林
移植此園耶 暉赫如金樓 亦如天帝幢

其明過電光 熾焰踰酥火 或日月天子

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覩佛圓光
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明了各皆歡喜
生希有想各各讚歎卽說偈言

釋種王子身 端嚴甚輝妙 威光極盛熾
覩之生歡悅 身心皆快樂 善哉寂憺怕
湛然無畏懼 略說其色相 善稱於種智
世間皆傳說 真實不虛妄 咸言是佛陀
無不稱佛者 意持著於心 口亦如是說

粗略其旨要 不可具廣說 總說其要言
是釋種中日 名實稱色像 色像亦稱名
相好及福利 炳然而顯現 猶如於衆寶
羅列自嚴飾 威德甚赫奕 圓光滿一尋
猶如真金山 能奪衆人目 樂觀不捨離
衆人之所愛 體是一切智 如人大叫喚
口唱如是言 一切種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間出種智 必在於此中 何有功德智
不視如此智 如此妙身器 真實能堪受
功巧及畫素 未曾見是像 終更不生疑

言非一切智 如此妙形容 功德必滿足
極有此妙形 終不空無德 應須決定解
不應逐音聲

爾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決定解復作是念
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我等亦可決定解知
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宮
智能技術一切皆學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
牧牛之事其必不知卽說偈言

韋陀與射術 醫方及祀祠 天文并聲論
文筆根本論 立天祀之論 諸論之因本

辭辯巧言論

善學淫佚論

求覓財利論

清淨種姓論

一切萬物論

一種名字論

算數計校論

圍碁博奕論

原本書學論

音樂倡伎論

吹貝歌法論

舞法笑法論

欺弄及庠序

舉動花鬘論

如是等諸論

悉皆善通達

按摩除疲勞

善別摩尼價

善別衣帛法

綵色及臘印

機關與胡膠

射術針令離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衆像

文章與書畫

無不悉通達

又復善能知

和香作華鬘

善知占夢法

善知飛鳥音

善知相男女

善知象馬法

又善知鼓音

及以擊鼓法

善知鬪戰法

善知不鬪戰

調馬弄稍法

善知跳擲法

善知奔走法

善知濟度法

如是等諸法

無事不明練

如是諸勝衆智技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
是其所學是不爲奇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
當知真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卽問佛言幾法成就
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
長得不損減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
拭不知覆瘡不知作煙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來

歡喜法不知濟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知犢乳留
遺餘法不善斷理牛主盜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
名爲解牧牛之法若知此法名爲善解時諸牧人聞
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牛之人尚
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
來世尊真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
卽爲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脩多羅中廣說
後次不求供養及與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
曾聞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日中夏安
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卽請世尊在此而住爾時如

來不受其請毗舍佉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佛
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臣輔相
亦求請佛迦毗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
匿王等亦求請佛爾時世尊各皆不許爾時須達多
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詣家中憂惱涕泣如來往昔
爲菩薩時詣迦蘭樹頭藍弗所彼諸徒衆與佛別時
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真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
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時須達
多婢宇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已持水
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現置地曰長者

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須達多答婢言世尊
欲詣餘方諸大長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
故我悲涕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
言我等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
勸請悉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悉疲極不能
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戀慕故憂慘不樂長者
語福梨伽言非獨於我生於憂苦舍衛國人悉亦不
樂卽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 老少及男女 皆悉生憂惱
喻如月蝕時 人人皆憂懼 咸應共求請

爾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曰長者
言應作歡悅莫生憂惱我能請佛使住於國時須達
多卽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
住汝今自言我能請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
伽答言我今必能爾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
踊卽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無餘力世尊自
有大悲之心卽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 悲如母念犢 求覓受化子
心無有疲厭 衆生處深有 如來常欲拔
喻如母失犢 求覓得乃住 我捉大悲衣

其必能使還 佛不取種族 富貴及端正
財色與好惡 唯觀增上信 善根成熟者
若見此衆生 悲愍而濟拔 我今若留佛
國內諸人民 咸皆生歡喜

爾時福梨伽賁水衣濕猶未得乾卽與徒伴往詣祇
洹時彼國王及大衆等悉在祇洹是時大衆開避道
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
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 利利婆羅門 一切諸勝人
無不供養佛 我今心願樂 亦復欲供養

今欲求請佛 世尊願垂聽 雖知諸勝人
勸請於世尊 如來大慈悲 應當受我請
世尊心平等 悉無有高下 極賤卑下人
及高勝帝釋 我墮貧窮海 波浪諸苦中
沉溺無窮已 常聞苦惱聲 世尊應愍傷
拯拔貧惡焦 我今深敬信 衆中堅勝者
大悲應證知 大地及虛空 一切世界中
皆悉而知見 無有不了者 唯佛具足眼
一切無不知 今我無供養 請佛及衆僧
唯有信受解 此身非已有 屬他不自由

不得隨從佛 唯願受我請 佛若遠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養 佛若住此者
我得敬法者 佛所說法者 我悉能受行
善哉唯願住 速與我言教 貴賤等無異
衆生中堅實 一切世間共 不請之親友
網縵皆覆指 相輪莊嚴手 一切皆恐怖
佛以手安慰 誰有上大悲 慈稱滿世間
皆是真濟聲 六師稱種智 先已調伏之
誰能大衆前 無畏師子吼 名聞遍三界
動搖行住者 世界盡聞知 誰有無缺失

唯佛世尊能 善哉願和悅 歸依三寶心
猶如犢念母 爲諸衆生故 極作難苦行
疲勞來至此 說於八正路 開示甘露道
人雄堪作器

爾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梵音聲以偈告
福梨伽曰

汝旣善方便 能令我還住 汝以言辭鉤
能制諸龍象 汝有堅固志 度量極寬廣
能以精勤心 求請使我住 我今當云何
不受於汝請 若遙觀汝心 猶應當來赴

況今見汝身 而當捨棄去 我不爲財利
富貴及名利 以汝堅實心 我當久住此
觀汝清淨心 猶如賢勝馬 莊嚴其鞍轡
誰不乘遊巡 我爲衆多人 爲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爲利養繫 猶如大龍象
以系用繫之 利養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處胎時 在彼暗冥中 猶思益衆生
況今成正覺 苦行積無量 猶恒自乾焦
不爲諸衆生 我應入涅槃 爲欲度衆生
是以住於世 我爲諸衆生 投巖及赴火

我爲化彼故 不避諸苦惱 亦不辭疲倦
爲滿福梨伽 故復還止住 福梨伽應知
我今滿汝願 我爲化衆生 擔是毒蛇聚
我爲福伽住 舍衛城衆生 皆生希有想
各唱如是言 嗚呼佛希有 不受國王語
亦不爲大臣 不爲國城人 亦不受女人
柔軟微妙語 佛爲教化者 見此善心故
卽便爲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爲福伽
是故爲止住 不爲諸利養 名利及財賄
佛無諸結使 爲於受化者 行止及坐臥

常觀諸衆生 爲於衆生故 應行卽便行
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我昔曾聞有一
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爲於
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
珠師卽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
狀似肉卽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卽覓珠不
知所在此珠價貴王之所有時彼珠師家旣貧窮失
王貴珠以心急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爾時比丘作
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彼人將必殺鵝以

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時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卽
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惟我命代彼 我若語彼人 云是鵝所吞
彼人未必信 復當傷彼命 云何作方便
已身得全濟 又不害彼鵝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身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聞婆羅門 爲命得妄語 我聞先聖說
寧捨於身命 終不作虛誑 佛說賊惡人
以鋸割截身 雖受此痛苦 終不毀壞法

妄語得全活 猶尚不應行 寧以護戒心
而捨於身命 我若作妄語 諸同梵行人
稱譏我破戒 如是稱譏輕 猶能焦我心
以是因緣故 不應毀禁戒 今入大苦中
我今應當學 如鴉飲水乳 能使其乳盡
唯獨留其水 我今亦當爾 去惡而取善
經作如是說 智者共嬰愚 雖復同其事
終不從彼惡 善人能棄惡 如鴉飲水乳
我今捨身命 爲此鴉命故 緣我護戒因
用成解脫道

爾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我珠來若不見
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答言誰得汝珠默然而
立珠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此珠時彼珠師卽閉門
戶語比丘言汝於今日好自堅持比丘尋卽四向顧
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
是爾時比丘卽自歛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復語比丘
言汝今將欲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
彼結使賊鬪所以爾者恐於打時身形現故我等比
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常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
體爾時比丘復說偈曰

世尊具慙愧 我今隨順學 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者耶比丘答言
我出家法至於解脫常護身命雖處險難而全身命
今我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名卽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鴉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諸禁戒 有使毀禁者 願樂於持戒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諂曲不實復欲使人

稱其美名比丘答言汝謂我今者染衣有虛妄耶何
故現美不爲諂曲自歡喜耳亦不使人稱嘆我名欲
使世尊知我至心卽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 爲持禁戒故 捨於難捨命
使諸世間人 於諸出家者 生未曾有想
今雖未生想 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捧問比丘言珠在何處還
我珠來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師涕泣心生悔恨失
以王珠益以苦惱卽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 我知善惡業 生於恠恨心

咄哉此貧窮 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卽便涕泣頂禮比丘足而白之言賜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焦亦莫燒我比丘荅言我實不取珠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硬受是苦惱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貧切故無由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頸並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時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應當堅辭無犯戒律若當毀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卽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 大悲爲體者 是我尊重師
當憶佛所告 富那伽之言 又復當憶念

林間忍辱仙	割截於手脚	并剃其耳鼻
不生瞋恚心	比丘應當憶	修多羅中說
佛告於比丘	若以鐵鋸解	支節手足等
不應起惡心	但當專念佛	應當念出家
及憶諸禁戒	我於過去世	姪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生
假欲自擁護	會歸終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求解脫命
雖俱捨身命	有俱功德者	有無所得者

智者護身命 命稱具功德 愚者捨身命
徒喪無所護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爲苦哉時穿珠
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我雖打撲汝 極大生苦惱 憶王責我珠
復欲苦治汝 今汝捨是苦 亦使我離惡
汝是出家人 應斷於貪欲 宜捨貪愛心
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心 終不利此珠 汝當聽我說

我今貪名稱 智者所嘆羨 亦貪於禁戒
及以解脫法 最是我所貪 甘露之道跡
於汝摩尼珠 實無貪利心 我著重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此我爲足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穿珠師語比丘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撾打以繩
繫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卽來食血珠師
瞋忿打鵝卽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
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卽向鵝所見鵝旣死涕泣
不樂卽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先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穿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有何親愁惱乃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鵝命今此鵝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爲衆生故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卽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已質鵝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全此鵝命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爲我廣說所由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著赤色衣 映珠似肉色 此鵝謂是肉

卽便吞食之 我受此苦惱 爲護彼鵝故

逼切甚苦惱 望彼得全命 一切諸世間

佛皆生子想 都無功德者 佛亦生悲愍

瞿曇是我師 云何害於物 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卽開鵝腹而還得珠卽舉聲哭

語比丘言汝護聽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
卽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以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惱數百身 汝於佛擲相 極爲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爲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腳跌者
扶地還得起 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又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作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爲難
爲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時穿珠師旣懺悔已卽遣比丘還歸所止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一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信童葉承桂捐貲刻此
大莊嚴經論第十一卷願祈延年益壽計字五
千一百十該銀四兩一錢九分梨板八塊該
銀六錢四分
順治丁酉孟秋驛升子鄒煒較 李自新募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二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法難聞如來往昔爲菩薩時不惜身命以求
於法是故應當勤心聽法我昔曾聞鵠緣譬喻有邪
見師爲釋提桓因說顛倒法彼外道師非有真智自
稱爲一切智說言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帝
釋聞是語已心懷不悅極生憂愁爾時帝釋見諸世
間有苦行者盡到其所推求一切智如帝釋問經中
偈說

我今意欲求 不能得滿足 晝夜懷疑惑

莫識是與非 我於久遠來 恒思廣推求
不知大真濟 今爲何所在

毗首羯磨曰帝釋言處於天上不應憂愁世間拘尸
國王名曰尸毗精勤苦行求三藐三菩提智者觀已
是王不久必當成佛可往親近帝釋答言彼之所作
不移動耶卽說偈言

猶如魚子生 雖多成者少 又如菴羅果
生熟亦難別 菩薩亦如是 發心者甚多
成就者極少 若作難苦行 而不退轉者
可說決定得 欲知菩薩者 執心必堅固

毗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實不動當修供
養爾時帝釋爲欲觀察菩薩心故自化作鷹語毗首
羯磨汝化作鵠時毗首羯磨卽化作鵠身如空青眼
如赤朱向帝釋所爾時帝釋生憐愍心語毗首羯磨
我等云何於菩薩所而生逼觸爲彼尸毗王作苦惱
事雖復受苦如練好寶數試知真試寶之法斷截屈
折火燒椎打乃始知真爾時化鵠爲鷹所逐鵠現恐
怖於大衆前來入尸毗王腋下其色青綠如蓮華葉
其光赫奕如黑雲中絳喙白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
想卽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 衆生皆體信 如似日暗時

趣於自己巢 化鷹作是言 願王歸我食

爾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鵠極懷恐怖卽說偈言

彼鵠畏鷹故 聯翩來歸我 雖口不能言

怖泣淚盈目 是故於今日 宜應加救護

爾時大王安慰鵠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 終不令汝死 但使吾身存

必當救於汝 豈獨救護汝 并護諸衆生

我爲一切故 而作役力者 如受國人雇

六分輸我一 我今於一切 卽是客作人

要當作守護 不令有苦厄

爾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此鵠是我之食王答鷹言

我久得慈於衆生所盡應救護鷹問王言云何久得

爾時大王卽說偈言

我初發菩提 爾時卽攝護 於諸衆生等

應生憐愍心

鷹復以偈答言

此語若真實 速應還我鵠 若我飢餓死

汝卽捨慈心

王聞是已卽便思惟如我今者處身極難我當云何

籌量得理作是念已卽答鷹言頗有餘肉活汝命不
鷹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命爾時大王作是思惟
當作何方卽說偈言

一切諸衆生 我常修護念 如此熱血肉
不殺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已身肉可以濟彼此極爲易復說偈言
割於自己身 而用與彼鷹 乃至捨己身

當護恐怖命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爲得活不
鷹言可爾願王稱量身肉使與鴿等而以與我爾乃

食之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卽語侍人速取
秤來以割我肉貿此鴿身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
是吉會卽說偈言

老病所任處 危脆甚臭穢 今應爲法故
捨此賤穢肉

時王侍人奉勅取秤爾時大王雖見秤來都無愁色
卽出其股脚白滑澤如多羅葉喚一侍人卽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 割取我股肉 汝但順我語
莫生疑畏想 不作難苦行 不得一切智
一切種智者 三界中最勝 菩提以輕緣

終不可獲得 是故我今者 極應作堅固

爾時侍人悲淚滿目叉手合掌作如是言願見愍恕
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忍以刀割正股肉
卽說偈言

王是救濟者 我設割王肉 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爾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大臣號泣諫諍
不能令止城內諸人亦各勸請不隨其語割於股肉
親近諸人亦各返顧不忍見之婆羅門各掩其目不
忍能觀宮中嫪女舉聲悲哭天龍夜叉乾達婆阿脩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
事信未曾有爾時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遭
苦舉身毒痛迷悶殞絕而自勸喻卽說偈言

咄心應堅住 如此微小苦 何故乃迷悶
汝觀諸世間 百千苦纏逼 無歸無救護
無有覆育者 悉不得自在 唯有汝心者
當爲作救濟 何故不自責 橫生苦惱想

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爲甚苦心能定不卽
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忍何不罷休受
苦乃爾汝今以足不須作是放鴿使去菩薩微笑而

論
答之言終不以痛遠我誓心假設有痛過於是者終
無退相今以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爲喻故應起意於
苦惱衆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及廣大 智小志弱者

受於地獄痛 如此苦長遠 深廣無崖畔

云何可堪忍 我慙如是等 是故應速疾

急求於菩提 如是等諸苦 救拔令解脫

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故未大苦復有苦惱
甚於是者心爲動不我今當試作是思惟默然不語
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頭復以鵠身著秤一頭

鵠身轉重復割兩胫及以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鵠
時彼大王深生疑恠何緣乃爾卽便舉身欲上秤上
時鷹問言汝何故起爲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悔
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救此鵠命爾時大王欲上秤時
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驅諸人不忍使見
時王語言恣意使看時彼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
猶如畫像在於雨中毀滅難見爾時大王作是唱言
我今捨身不爲財寶不爲欲樂不爲妻子亦不爲宗
親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救拔衆生卽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 龍及鬼神等

一切衆生類 有見我身者 皆令不退轉
爲貪智慧故 若毒割此身 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慈心 若不堅實者 是則捨菩提
爾時大王不惜身命卽登秤上時諸大地六種震動
猶如草葉隨波振蕩諸天空中歎未曾有唱言善哉
善哉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卽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 自割已身肉 純善懷悲愍
執志不動轉 一切諸天人 皆生希有想
爾時化鷹歎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成佛一切衆生
將有恃怙釋復本形在大王前語毗首羯磨還復爾

身我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菩薩志力堅固猶須彌
山處於大海終無動搖菩薩之心亦復如是卽說偈
言

我等應供養 勇猛精進者 今當共起發
讚歎令增長 諸有留難苦 應當共遮止
與其作伴黨 修行久堅固 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 萌芽始欲現 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一切衆生體性
悲愍當使彼身還復如故願一切衆生智心不動爾
時帝釋問彼王言爲於一鴈能捨是身不憂惱耶爾

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 猶如彼木石 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 以此無益身 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 終無憂悔心 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 博質堅牢法 而當不欣慶

爾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此事實有大仙

能觀察者必知我心實無返異帝釋語言汝作實語

爾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悔恨當使此身

還復如故爾時大王觀已所割身肉之處卽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 心不存苦樂 無墮亦無愛

無有不喜心 此事若實者 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 救於衆生苦

說是偈已爾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如故卽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 一切皆震動 樹木及大海

湧沒不自停 猶如恐怖者 戰掉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 空中雨香華 鐘鼓等衆音

同時俱發聲 天人音樂等 一切皆作偈

衆生皆擾動 大海亦出聲 天雨細糝香

悉皆滿諸道 華於中虛空 遲速下不同

虛空諸天女 嚴花滿地中 若干種綠色

金寶校飾衣 從天如雨墜 天衣諸縷匱
相觸而出聲 諸人屋舍中 寶器自發出
莊嚴於舍宅 自然出聲音 猶如天妓樂
諸方無雲翳 四面皆清明 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 夜叉渴仰法 增長倍慶仰
不久成正覺 歌詠而讚喻 內心極歡喜
諸勝乾闥婆 歌頌作音樂 美音輕重聲
讚歎出是言 不久得成佛 度於誓願海
速疾到吉處 果願已成就 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俱養菩薩已還於天宮復次

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結使熾盛能得消滅我昔
曾聞素毗羅王太子名娑羅那時王崩背太子娑羅
那不肯紹繼捨位與弟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旣出
家已隨尊者迦旃延詣巴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巴
樹提王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彼尊者娑
羅那乞食迴還坐靜樹下時諸宮人性好華果詣於
林中遍行求覓娑羅那比丘盛年出家極爲端正爾
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旣少壯容貌殊特生希有想而
作是言佛法之中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卽遶邊坐時
巴樹提王旣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右盡各四散

求覓不得王卽自求所在追尋見諸宮人遽比丘坐
聽其說法卽說偈言

雖著鮮白衣 不如口辯說 千女圍遶坐
愛敬其容貌

爾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汝得羅漢耶答言不
得汝得阿那含耶答言不得汝得須陀洹耶答言不
得汝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耶答言不得爾時彼王
聞是語已甚大忿怒語尊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
此宮人共坐卽勅左右執此比丘剝脫衣服唯留內
衣以簾刺枝用打比丘時宮人等涕泣白王彼尊者

無有罪過云何撻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倍增瞋忿
撻打過甚爾時尊者先是王子身形柔軟不更苦痛
舉體血流宮人覩之莫不涕淚尊者娑羅那受是撻
打遺命無幾悶絕躡地良久乃甦身體遍破如狗嚼
嚙譬如有人蟒蛇所吸已入於口實難可免說還出
口取活亦難娑羅那從難得出亦復如是張目恐怖
又懼更打舉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走四望顧視
猶恐有人復來捉已同梵行者見是事已卽說偈言
誰無悲愍心 打毀此比丘 云何出家所
而生勇健想 云何都不忍 生此殘害心

無過橫加害

實是非理人

出家捨榮貴

單獨無勢力

衣鉢以自隨

不畜盈長物

是何殘害人

毀打乃如是

諸同學等扶接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娑羅那舉聲涕哭生於狀惡而說偈言

如彼閻浮果

赤白青斑駁

赤有赤淤處

血流處處出

誰取汝身體

使作如是色

爾時比丘娑羅那以已身破血流之處指示尊者卽說偈言

知我無救護

單子乞自活

自省無過患

輕欺故被打

巴樹提自恣

豪貴土地主

起暴縱逸心

惡鞭如注火

用燒毀我身

我旣無過惡

橫來見打撲

傷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娑羅那其心忿恚而告之言出家之法不護已身爲滅心苦卽說偈言

汝身旣苦厄

云何生怨恨

莫起瞋恚鞭

狂心用自傷

娑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如龍鬬時吐舌現光亦如雷電而說偈言

和上應當知

瞋慢燒我心

猶如枯乾樹

中空而火起 出家修梵行 已經爾所時
如我於今者 欲還歸其家 停劣怯弱者
猶不堪是苦 況我能堪忍 如此大苦事
我今欲歸家 還取於王位 集諸象軍衆
覆地皆黑色 瞋恚心熾盛 晝夜無休息
猶如大猛火 焚燒於山野 螢火在中焦
巴樹提亦爾
說是偈已卽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禮和上
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

和上當聽我 懺悔除罪過 我今必向家

心竟無願樂 於出家法中 不得滅此怨
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最爲第一辭辯
樂說亦爲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作如斯事所以
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故汝今不應爲身違遠
佛法應當觀察無常不淨卽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汗 臭穢甚可惡
乃是衆苦器 是身極鄙陋 癰瘡之所聚
若少根觸時 生於大苦惱 汝意迷著此
殊非智慧理 應捨下劣志 如來所說偈
汝今宜憶持 忿恚瞋惱時 能自禁制者

猶如以鞅勒 禁制於惡馬 禁制名善乘
不制名放逸 居家名牢繫 出家爲解縛
汝旣得解脫 返還求枷鎖 牢縛繫閉處
瞋是內怨賊 汝莫隨順瞋 爲瞋所禁制
佛以是緣故 讚於多聞者 仙聖中之王
汝當隨彼語 今當憶多聞 莫逐於瞋恚
若以鐵鋸解 身體及肢節 佛爲富那奇
所可宣說者 汝宜念多聞 如是等言語
當憶舍利弗 說五不惱法 汝當善觀察
世間之八法 汝宜深校計 瞋恚之過惡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相應
爲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爲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汝欲行法者 不應起瞋恚 自言行法人
爲衆作法則 而起瞋恚者 是所不應作
瞋忿惱其心 而口出惡言 智人所譏呵
是故不應爲 諸有出家者 應當具三事
調順於比丘 忍辱不起瞋 決定持禁戒
實語不妄說 善修於忍辱 不宜生瞋意

沙門種類者 不應出惡言 應著柔和衣
出家所不應 瞋出麤惡語 猶如仙禪坐
抽劒著抱上 比丘器衣服 一切與俗異
瞋忿同白衣 是所未應作 麤言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 剃髮除飾好 自卑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 不斷於憍慢 若欲省憍慢
應棄穢惡心 速求於解脫 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則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如似開邏門 擊鼓著其側 有人從遠來
疲極欲睡眠 至門皆打鼓 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 瞋於擊鼓者 彼共多人爭
後思其根本 此本乃是鼓 都非衆人過
卽起斫破鼓 乃得安隱眠 比丘身如鼓
爲樂故出家 蚊虻蠅毒草 皆能蜚螫人
應常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勿得久樂住
應觀其元本 乃是陰界聚 破壞陰界苦
安隱涅槃眠

時彼和上說是偈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宜捨瞋忿
惱害之心設欲惱他當聽我說一切世間悉皆燒惱
云何方欲惱害衆生一切衆生皆屬死王我及於汝

并彼國王不久當死汝今何故欲殺怨家一切有生
皆歸於死何須汝害生必有死無有疑難如似日出
必當滅沒體性是死何須加害汝設害彼有何利樂
汝名持戒欲加毀人於未來世必得重報受苦無量
此報亦爾何須加毀彼王毀汝汝起大瞋恚之法
現在大苦於未來世復獲苦報先當害瞋云何傷彼
若於剎那起瞋恚者逼惱身心我今爲汝說如是法
當聽是喻如指然火欲以燒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惱
瞋恚亦爾欲害他人自受楚毒身如乾薪瞋恚如火
未能燒他自身焦然徒起瞋心欲害於彼或能不能

自害之事決定成就爾時娑羅那默然而聽和上所
說法要同梵行者咸生歡喜各相謂言彼聽和尚所
說法要必不罷道娑羅那心懷不忍高聲而言無心
之人猶不能忍如斯之事況我有心而能堪任娑羅
那說偈言

電光流虛空

猶如金馬鞭

虛空無情物

猶出雷音聲

我今是王子

與彼未有異

云何能堪忍

而當不加報

說是偈已白和尚言所說實爾然我今者心堅如石
滴水不入我見皮破血流在外便生瞋恚憍慢之心

我不求請亦非彼奴亦非傭作不是彼民我不作賊
不中蹈人不鬪亂王爲以何過而見加毀彼居王位
謂已有力我今竊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中
橫加毀害我當使如已之比不敢毀害我當報是不
使安眠我是善人橫加毀辱我今報彼當令受苦過
我今日使凶橫者不敢加惡作是語已於和尚前長
跪白言爲我捨戒爾時同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舉
聲大哭汝今云何捨於佛法或有捉手或抱持者五
體投地爲作禮者而語之言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卽
說偈言

云何於衆中	獨自而捨去	退於佛禁戒
云何作是惡	云佛非我師	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慙愧	汝初受戒時	誓能盡形持
云何無忠信	而欲捨梵行	執鉢持袈裟
乞食以久長	著鎧捉刀仗	方欲入戰陣
王鞭毀汝身	棄捨沙門法	不憶忍辱仙
割截於手足	彼獨是出家	汝非出家耶
彼獨自知法	汝不知法耶	彼極被截刖
猶生慈愍心	堅持心不亂	汝今爲杖捶
而便失心耶		

尊者迦旃延語衆人言彼心以定汝等捨去當爲汝
治諸比丘等旣去之後尊者迦旃延摩娑羅那頂而
作是言汝審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旃延言汝
但一夜在此間宿明日可去莫急捨戒答言可爾我
今最後用和尙語今夜當於和尙邊宿明日捨戒當
還家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相抗衡和尙足邊以
草爲敷於其上宿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夢
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四兵往向巴樹提
時巴樹提亦集四兵共其鬪戰娑羅那軍悉皆破壞
擒娑羅那拘執將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可將殺去

於其頸上繫枷羅毗羅鬘魁膾搖作惡聲鈴衆人侍
衛器械圍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持衣
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尙而說偈言

不用師長教 瞋恚惱濁體 今當至樹下

毀敗於佛法 我今趣死去 衆刀圍遶我

如鹿在園中 我今亦如是 不見闍浮提

最後見和尙 雖復有惡心 故如牛念續

時彼魁膾所執持刀猶如青蓮而語之言此刀斬汝
雖有和尙何所能爲求哀和尙舉聲大哭我今歸衣
和尙卽從睡覺驚怖禮和尙足願和尙解我圍和尙

語言我本愚癡欲捨佛禁聽我出家我不報怨亦不用王所以者何樂欲味少苦患衆多怨恚過惡我悉證知我今唯欲得解脫法我無志定輕躁衆生不善觀察於諸智者不共語言爲一切衆生所呵罵器唯願和尚度我出家於苦惱時現悲愍相我於苦惱中和尚悲愍我迦旃延言汝不罷道我以神力故現夢耳彼猶不信和尚右臂出光而語之言汝不罷道自看汝相娑羅那歡喜作是言嗚呼善哉知識以善方便開解於我我有過失以夢支持佛說善知識者梵行全體此言實爾誰有得解脫不依善知識唯有癡

者不依善友云何而能得於解脫尊者迦旃延拔濟娑羅那巴樹提瞋恚之毒藥消滅無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

大莊嚴經論卷十二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信士劉炳圖仝室陸氏捐貲助刻

大莊嚴經論第十二卷專祈

先妣駱氏聞法增修證入覺位
計六千零三十字該銀四兩九錢三分六厘
梨板九塊該銀七錢二分
順治丁酉仲夏曙升子鄒煒較 李自新募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三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心供養我昔
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於
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卽白世尊爲誰
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處耶王卽白言唯然
欲聞爾時世尊以手指地卽有骨現如赤桺檀長於
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卽
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諦聽佛
言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

爾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姪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爲欲所盲卽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姪女時長者子知佛功德爲欲所狂造此非法卽生悔恨姪欲情息旣至明日生於厭惡作是念言我爲不善盜取佛花與彼姪女卽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卽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 違犯諸佛教 捨離於慙愧
是則無敬心 違於善逝語 非是佛弟子

一切諸人民 不敢違王教 然我獨毀犯
國制及信法 我今無羞耻 實同彼禽獸
福田中最勝 不過世尊塔 然我愚癡故
盜花爲鄙事 云何此手臂 卽時不墮落
又復此大地 云何不陷沒 而能載於我
恠哉欲所燒 焚滅諸善行 爲欲所迷惑
入於闇藪中 爲結賊所劫 今我爲欲使
不觀其果報 盜花以自嚴 久受地獄苦
倍生悔恨心 其身轉然焦
爾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卽壞破甚爲臭穢是時彼人

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卽與冷藥療治其病病更增劇
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梅檀用塗身體爾乃
可愈時彼父母卽以貴價買牛頭梅檀用塗子身遂
增無降爾時彼人涕泣驚懼曰父母言徒作勤苦然
子此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子
卽用偈以答父言

鄙褻誠可耻 不宜向父說 然今病所困
是以離慙愧 盜取尊塔花 持用與姪女
已作斯惡事 後還得悔心 晝則欲日炙
夜卽得悟心 若蒙悔過者 喻如冷水澆

我今身心熱 後受地獄苦 猶如腐朽樹
火從其內然 我今亦如是 心火從內發
冷水優尸羅 青蓮真珠貫 瞿麥摩羅等
及與諸梅檀 若用如是等 塗於外身體
終不能得差 憂熱從內起 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 將我詣塔中 爲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卽共舉其牀
往詣佛塔所 身體轉增熱 氣息垂欲絕
爾時父母兄弟諸親舉牀到已彼人專念迦葉如來
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已所持梅檀之香悲哀向

塔而說偈言

大悲救苦厄 當說衆善事 我爲欲迷惑

盲冥無所見 我於真濟所 造作諸過惡

塔如須彌山 我癡故毀犯 現得惡名稱

後生墮惡道 不觀佛功德 今受此惡報

卽以得現果 後必受熱惱 明者以慧眼

離苦除諸欲 我今懷憂愁 誠心歸命佛

諸所造過患 願當救濟我 如人跌倒

依地而得起

爾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作是

讚歎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卽說偈言

汝今於佛所 應生信解心 唯佛大功德

乃能拔濟汝 譬如入大海 船破失財寶

身旣不沉沒 復還護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旣覩身瘡壞爛臭穢狀惡生死卽以
華香塗香油香用供養迦葉佛塔後以牛頭栴檀以
畫佛身身瘡漸差發歡喜心熱患盡愈爾時長者子
以得現報生歡喜心知其罪滅卽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 解脫諸結使 迦葉三佛隨

能濟諸衆生 佛是衆生父 爲於諸世界

而作不請友 唯有佛世尊 能有此悲心
我今於佛所 造作大過惡 願聽我懺悔
內心發誓願 唯垂聽我說 爲欲所逼迫
失意作諸惡 使我受離欲 及以結使怨
諸根不調順 猶如羸戾馬 願莫造惡行
常獲寂滅迹 以牛頭栴檀 供養於佛塔
身常得此香 莫墮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
身體肢節皆有好相父母立字號曰香身爾時香身
狀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骨

所出之香是故衆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復次先有
善根應得解脫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
應當至心聽法我昔曾聞富蘭那弟子尸利邇多者
是樹提伽姊夫時樹提伽父先是尸乾陀弟子一切
衆生教法相習而樹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爲佛
弟子更不諮稟六師之徒時樹提伽爲欲化彼姊夫
尸利邇多故數數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
智彼姊夫言富蘭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切智故遂
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邇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
汝富蘭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世人稱已有

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智卽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 水精以爲眼 誑惑小兒等

自稱我有目 彼先自無目 今稱我有目

此語不可信 正可誑癡者 能解因相論

方便詐自顯 以此相貌故 誑惑於衆人

相貌近是事 竟何所知曉

尸利邈多語樹提伽言汝爲瞿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蘭那行住坐臥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

一切智事卽請富蘭那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過患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衆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遶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邈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何故微笑富蘭那言我遙見彼那摩陀河岸有一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邈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陀河水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卽時就坐衆旣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

授與富蘭那富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
卽托羹飯語尸利邈多言今汝師者尙不能見鉢中
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事驗可
知非一切智但貪名聞爲利養故衆生可慙身旣誑
惑復以教人卽說偈言

汝師富蘭那 顛惑邪倒見 失於智慧燈
住無明闇中 迷謬自相愛 愚者還相重
釋種中最勝 具相三十二 唯此一切智
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慙愧故食不自飽低頭而去時尸利邈

多愁慘不樂旣爲師徒雖有短陋猶欲使勝尸利邈
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
辱婆伽婆猶得還家未足爲耻我若請彼樹提伽師
來至家者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祇洹
往請世尊心實諂曲詐設恭敬叉手合掌向於世尊
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 願屈臨我家 三界中勝器
願不見放捨

爾時世尊知尸利邈多心懷諂曲外詐恭敬卽說偈
言

心懷於二計 外視親儒善 猶如有魚處
外必有迴動 譬如作瓔珞 內銅外塗金
智者觀察已 卽知非真金 心有所懷俠
外色必有異 無心尙可知 况復有心者
純金色相好 覩者卽知真 若以金塗銅
善別知非實
爾時世尊深知尸利邇多心懷詐僞如來世尊大悲
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世尊尋卽默受其請
時尸利邇多作是念若一切智者云何不知我心便
受我請卽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 而不修苦行 樂著於樂事
不能知我心 何名一切智 嗚呼世愚者
不知其過短 便生功德相 實無有智慧
橫讚歎其德 或著相好扇 稱譽遍世界
時尸利邇多說是偈已卽還其家施設供具於飯食
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中盛伽陀羅炭
使無烟燄又以灰火用覆其上上又覆草時婦問夫
造何等事劬勞乃爾其夫答曰今我所爲欲害怨家
其婦問言誰是怨家尸利邇多卽說偈言
好樂著諸樂 怖畏苦惱事 不修諸苦行

欲求於解脫 喜樂甘餽餽 又勇行辯說
釋中種族子 此是我大怨

時尸利毬多婦叉手白其夫言可捨忿心我昔曾於
第舍見佛如此大丈夫相何故生怨卽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 斷除嫌恨相 又滅慢貢高

捨離於鬪諍 於彼生怨者 誰應可爲親

觀彼大人相 無有瞋害心 常出柔輒音

先言善慰問 其鼻圓且直 無有諸窪曲

直視不廻顧 亦不左右盼 言又不羸獷

惡口而兩舌 和顏無瞋色 亦復不暴惡

言無所傷觸 亦不使憂惱 云何橫於彼

生於瞋毒相 面如秋滿月 目如青蓮敷

行如師子王 垂臂過於膝 身如真金山

汝值如是怨 惡道悉虛空 其無此怨者

世間極大苦 三惡道充滿

尸利毬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已黨今當守護
若不爾者或泄我言以告傍人作是念已卽閉其婦
在深室中卽時遣人喚諸尼捷汝今可來爲汝除怨
我以施設火坑毒飯此諸尼捷五熱炙身咸皆焦黑
猶如灰炭自相招集卽共往詣尸利毬多所止之處

尸利毬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如貴吒迦樹諸尼捷
等既至其家在其樓上猶如鳥群亦如俱翅羅鳥黑
蜂圍遶在貴吒迦樹踴躍歡喜諸尼捷子亦復如是
而作是言我今當觀瞿曇沙門正今焦然若火燒不
焦毒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已歡喜微笑時尸利
毬多卽遣一人往詣佛所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辦自
上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毬多所住宅神
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雄三界之尊佛婆伽婆
云何惡心乃欲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
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名流布遍滿世間

一切諸神咸嗤笑我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
如來昔日爲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爲憐愍故
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愛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邊
起惡逆心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在世
爲衆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身體羸瘠骨肉
乾竭卽說偈言

如來行苦行 六年自乾焦 作是難苦業

爲諸衆生故 如斯悲愍者 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尊食俱已辦宜知是時
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爲欲利益諸衆生故揮手而言

咄哉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真諦於過去世供養諸佛
有解脫緣善根已熟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顛倒事
火坑毒飯以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
此所爲事甚爲非理卽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 六年行苦行 爲諸衆生故
作此諸難事 衆生今云何 返欲見毀害
咄哉極愚癡 盲無慧目者 作是非法事
橫欲加惱害 我念諸衆生 過於慈父母
云何於我所 而生殘害心 今日時以到
諸佛之常法 爲衆生真濟 如醫欲救病

種種加毀罵 猶故生忍心 我今亦如醫
往詣於彼家 何故而往彼 大悲之所逼
如人得鬼病 心意不自在 加毀罵呪師
爲治鬼病故 亦不責病者 今此諸衆生
煩惱鬼在心 愚癡不分別 橫欲加毀害
我今亦如是 但除煩惱鬼 不應責彼人
爾時世尊從坐而起 外現不愧復說偈言

阿難持衣來 羅睺羅取鉢 難陀汝亦去
速疾喚比丘 不得復停止 宜應速疾往
彼尸利邇多 今急待教化 我住毒蛇身

爲度衆生故 我今畜是怨 爲益彼衆生

爾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中出時彼林神
以天眼見尸利邇多舍內所設火坑毒飯啼哭墮淚
敬愛佛故頂禮佛足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彼意懷殘惡 無有利益心 願佛不須往

迴還向竹林 世尊甚難值 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 爲度衆生故 如斯勝妙身

應當勤擁護 未得濟度者 宜應令得度

畏者施無畏 疲者得止息 令無歸依者

得有歸依處 略說而言之 有無量利益

唯願佛世尊 莫往詣其家 爲天阿脩羅

而作歸依處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爲何事故不應往
詣尸利邇多所止之處時有一天而說偈言

尸利邇多舍 作大深火坑 熾燄滿其中

詐僞覆其上

佛復說偈言

貪欲愚癡火 極爲難除滅 我以智水澆

消滅無遺餘 況復世間火 何能爲我害

地獄之猛火 熾然滿世界 七日焚天地

世間皆融消 如此之猛火 莫能爲我害

尸利邇多火 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燒不能燒如來者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邇多爲邪見毒染汙其心以此毒害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相傷毀復懷諂僞現柔輒相來請世尊而其內心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須往彼佛告天曰我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貪愛之毒最難消除我於久遠已拔其本況世間毒而能中我汝莫憂愁爾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城門時彼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將不還返於此

竹林佛今向彼解脫之方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恐於後時更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爲毒飯之所傷害以諸因緣難可復見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摧他論者於大衆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有福利者得接足禮爾時世尊如大寶樓諸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猶如明月衆星圍遶往尸利邇多家時尸利邇多家神舉聲欲哭咄哉恠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邇多乃作火坑毒飯欲以害佛爾時宅神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我未覩佛時 願大悲至家 見佛到家已

心中不喜樂 所以不喜者 以有非法故
相好莊嚴身 瞻仰無厭足 如此大人者
今當作灰聚 我憶是事故 身體欲求沒
誰見如此事 而當不苦惱 假使極惡猛
愚癡殘害人 設見如來身 不忍生惡念
況復欲加害 月入羅喉口 世人皆忿惱
善哉還歸去 火坑深七仞 滿中盛熾火
願莫入此處 自護彼主人 并護彼主人
及餘一切衆

爾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慈心卽說偈言

我護諸衆生 猶如一子想 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 煩惱火熾盛 擁護令免惡
以是因緣故 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師子吼除障外
道如羅喉羅吞食日月我今決定不爲尸利毬多之
所患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降伏魔耶安慰宅神卽
入其舍時外道等見佛入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
門瞿曇今已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潤澤
直入無疑至第三門轉近火坑爾時彼婦於空室中
聞佛世尊到覆火處心懷狂亂作是念言如來今者

已到火坑若脚觸草火必熾然嗚呼恠哉卽說偈言
今當烟中沒 警咳目雨淚 火然燒衣時
應當抖擻却 眼看索救護 宛轉而反側
焦然旣以訖 威光復消融 身相都焚滅
頭髮焦墮落 額廣白毫相 今以盡消滅
如鵠在花上 爲火所燒滅 面如淨滿月
衆生覩其目 猶如美耳露 旣墮燄火中
驚懼視四方 猛火無悲慙 必燒令焦然
成鍊真金色 見者靡不悅 大人相炳著
美妙極殊特 如是之形容 今爲火焦縮

略說而言之 如似金織網 卷疊在一處
以漸見消滅 如月欲盡時 佛身甚微妙
見者身心悅 如來極奇特 世界無倫匹
爾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捷子在重閣上
見於如來轉近火坑心生踊悅如塚間樹群鳥在上
望死人肉欲得噉食諸尼捷等在重閣上亦復如是
時富蘭那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 迴轉諸世間 今日沒火坑
更能爲幻不 復有一尼捷 而作如是言
一足已躡上 云何不蹈墮 爲我目不了

爲是夢幻耶

爾時世尊以相輪足躡火坑上卽變火坑爲清涼池
滿中蓮華其葉敷榮鮮明潤澤遍布池中其衆蓮華
有開敷者有未開者尸利邈多覩斯事已語富蘭那
言汝先欲與佛共摘一切智汝可捨此語卽說偈言
善哉信可解 當除瞋恚心 捨於嫌恨意
汝可觀瞿曇 未曾有之威 猛能變爲水
土悉化成魚 坑中諸火炭 咸變爲黑蜂
復於池水中 化作衆蓮華 具足有千葉
遍布於池中 其鬚甚熾盛 如秋開敷華

百葉甚柔輭 莊嚴滿此池 諸蜂在池中
皆出和雅音 迦蘭陀烏等 亦在中遊戲
舉翅水相灑 諸蜂圍遶佛 出於妙音聲
鴛鴦相隨逐 復自在娛樂

爾時富蘭那語尸利邈多言汝今勿爲瞿曇幻術之
所感亂尸利邈多於如來所深生敬信語富蘭那言
此是幻耶答言實爾是幻所作尸利邈多言汝是一
切智不答言我是一切智人尸利邈多復語之言汝
若審是一切智者聽我所說卽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 亦應知是幻 汝今何不作

如此幻化事 汝若不知幻 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捷等語尸利邈多莫作是語何以故是富蘭那實一切智能一切示現尸利邈多語諸尼捷子言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名之爲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那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切智想耶尸利邈多復語之言釋種中能安解脫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所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卽說偈言
咄汝等方去 極爲無心人 汝若有心者
假使如金剛 見斯希有事 尙應生信敬

現見於如來 爲未曾有事 不生信心者

是爲極愚癡

爾時尼捷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令電四散又如日出衆闇自除時尸利邈多見尼捷等散走亦復如是卽說偈言

恐怖目視道 惴惶欲競馳 以佛威神力

驚怕皆散走 尼捷今退散 亦如魔軍壞

塵垢全身體 猶著重鎧器 時諸尼捷等

奔突極速疾 譬如彼犍牛 在林蚩蜚螫

宛轉泥塗身 狂走不自停 如黑雲垂布

風吹自然散

時尼捷等既散走已尸利毬多心懷慙愧即便思惟
誰當將我往見世尊復作是念樹提伽姊先更見佛
我今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已即向先所閉婦戶前
扣門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真是無上妙法器由汝有智慧

親近奉世尊緣我邪見故事諸尼捷等

汝今速來出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姊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利毬多以傷害
佛而來誑我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故來見戲弄我今當云何

而往見如來尼捷等集時猶如諸蝗虫

邪見之熾火滅於釋種燈

尸利毬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力耶汝今何故
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何能焚燒佛誰能燒金剛

誰能舉大地汝觀十力尊摧破諸外道

火坑四畔邊蓮華皆開敷如鵲處羣間

華曉遮遠佛

爾時其婦聞此偈已遙見世尊在蓮華中踊躍歡喜

而作是言佛故不燒尸利邈多鳴噎垂泣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 無有能燒者 由近富蘭那
我今自被燒 如似少濕薪 逼近乾薪積
以火熾燒時 兩俱同熾然
爾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禮佛足胡跪合掌
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得覩威顏者 世尊皆信敬 由我今有福
還得聞音聲 面如淨滿月 我今得覩見
我今有福故 還得觀世尊 相好莊嚴身
設當見滅壞 惡口遍充滿 燒滅我等身

爾時其婦俱具以備請佛世尊及比丘衆請令就坐
語其夫言聖子汝可來入頂禮佛足尸利邈多涕泣
盈目而說偈言

我今造火坑 頑害世尊命 今當以何面
可復得相見

爾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佛婆伽婆終無
嫌恨卽說偈言

譬如空中手 無有觸礙處 諸佛法亦爾
佛於一切法 無染亦無著 離世之八法
如蓮華處水 昔時提婆達 瞋恚心所盲

爲欲害佛故 機關轉大石 當上空空中下
不能傷害佛 如彼羅睺羅 卽是如來子
佛於此二人 等心無憎愛 視彼怨與親
左右眼無異 於諸衆生所 慈悲過一子
終不於汝所 而有憎惡心 是故不宜懼
爾時尸利邇多以慙愧故曲躬隨婦口唇乾焦深生
愧耻行步栖遲如將沒地舉身戰掉卑下低心極爲
驚怖五體投地哀動號泣而說偈言

寧抱持熾火 并及瞋毒蛇 終不近惡友
我今爲惡友 毒蛇之所螫 依歸善良藥

望得除毒害 三界之真濟 願重見哀愍
我作重過惡 唯願垂悲顧 今聽我懺悔
爾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邇多言子汝勿憂怖卽
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 久捨怨親心 右以梅檀塗
左以利刀割 於此二人中 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爲希有已斷結使無增減心昔我爲於
白象之時毒螫所中害猶以二脚覆護獵者使不傷
害久作龜身爲人分割肢節悉解不起瞋心復作羆
身憐彼厄人時彼厄人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

時手足耳悉爲剝毀猶尙不起毫釐許瞋我於往昔
爲一切施婆羅門所斬項時無有恚恨況於今日斷
一切結而當於汝有嫌恨心譬如空虛不受塵垢猶
如蓮華不爲水著我離八法其事亦爾時尸利毬多
叉手合掌曰佛言世尊若垂愍且待須臾更當造食
佛告尸利毬多言汝不遣使白我食時到耶答言實
爾我本實遣人請佛不作饒益事佛告尸利毬多言
然我以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卽說偈言
我今愚所造 屠獵所不造 過是惡所作
以毒置食中 不能有所傷 便爲自己害

爾時世尊告尸利毬多言汝今所施宜應是時尸利
毬多言世尊我所施食悉有毒藥世尊復說偈言
婆須吉龍王 瞋恚極盛時 如此之猛毒
不能傷害我 我今修慈心 如何唱施藥
我以大慈果 今常用示汝
時尸利毬多卽持毒飯往詣佛前涕淚悲泣而說偈
言

我今持毒飯	功德之伏藏	我心極爲惡
毒飯以標相	佛以滅三毒	神足除飯毒
食之能令我	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然後可食卽說偈言

在於上座前 而唱僧跋竟 衆毒自消除

汝今盡可食

僧跋以竟佛及僧衆盡皆飯食時尸利毬多上下觀察而作是念今此衆中得無爲毒所中者不見諸僧衆皆悉安隱不爲毒中倍增信敬深生歡喜爾時世尊作是思惟尸利毬多得信敬心受緣時至當何所作我當爲滅煩惱之火除邪見毒佛如應爲說四真諦法聞法信解斷見諦結除身見毒滅諸結火時尸利毬多以得見諦卽說偈言

我度於愚癡 及以邪見海 不畏於惡道

我欲入黑闇 遇佛得大明 欲入於大火

反獲涼冷池 嗚呼佛大人 嗚呼法清淨

不能具廣說 我今但略說 我本欲與毒

而獲甘露食 鬬諍應失財 反得於大利

見佛親近佛 衆生慧眼開 而得覩正道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三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信士劉炳圖全室陸氏捐貲助刻
大莊嚴經論第十三卷專祈身弱康泰福壽永昌吉祥如
意計字七千二百八十該銀五兩九錢七分梨板十一
塊該銀八錢八分
順治丁酉仲夏曙升子鄒煒較于琅函閣李自菊募梓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四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出於世最是希有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
解脫我昔曾聞佛之姨母瞿曇彌比丘尼將入涅槃
時種種莊嚴欲令勝妙爾時世尊四眾圍遶在大眾
中寔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寔聲以其養佛愛子之
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佛
告瞿曇彌言此非敬佛呪願之法卽說偈言

應當勤精進 調伏於我心 勤修堅實法
苦行於精進 見於聲聞眾 悉皆共和合

敬禮於佛時 應作如是願

爾時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聲聞衆和合名爲禮佛者世尊猶不使聲聞衆和合不欲見其有別離故以是之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曼佛世尊聲聞之衆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爾時尼僧伽藍神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悲泣涕淚墮比丘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瞿曇彌語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篋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軟心是故

墮淚在汝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卽說偈言

我等共出家 俱離無明闇 我等今共住

涅槃安隱城 生死苦惱衆 處於有稠林

云何而獨住 趣於甘露迹 汝等於今者

云何盡涅槃 汝若欲涅槃 我亦共汝去

爾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從座而起離於本處卽與住處神別我今於最後與屋別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彼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亦無愛別離我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

尼卽時發聲嗚呼恠哉一刹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
空虛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彌比丘尼與五
百比丘尼俱共往去如恒伽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
爾時諸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願當憐愍莫捨我等
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夷言汝等今者非是憂時卽
說偈言

我等以知苦 斷集諸繫縛 以修八正道
得證於滅諦 所作事已辦 汝等莫憂苦
曼佛衆未闕 牟尼法藏任 世尊在於世
我當入涅槃 憍陳如比丘 及與阿菴等

如是无垢人 未有墮落者 我欲入涅槃
難陀羅睺羅 阿難三摩陀 及與阿難陀
如是等在世 我當入涅槃 牟尼得安隱
比丘僧和合 壞於外道翅 邪道亦退散
一最種未絕 我今入涅槃 正是盛好時
我心願解脫 今以得滿足 汝等今何故
悲泣而墮淚 擊於歡喜鼓 其音未斷絕
我趣解脫坊 今正是其時 汝等不應愁
汝等若念我 應當勤護法 使法久住者
卽是念於我 是故應精勤 應當護正法

佛以憐愍故 聽女人出家 汝等宜護戒
勿使人罵辱 乃至於後世 莫使罵女人
爾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優婆夷時五百
比丘尼猶如行華樹往詣佛所正鬱多羅僧頂禮佛
足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我今是佛母 如來是我父 我從法流生
我乳養色身 佛養我法身 我乳於世尊
止渴須臾間 佛以法乳我 經常無飢渴
永斷於恩愛 我今以略說 我雖以乳養
報恩以極大 願使一切女 得子猶如佛

羅摩血阿純 婆須等諸母 處於有海中
輪迴無終始 我意於子緣 得度生死海
女人極貴者 名稱人帝婦 一切種智母
此名不可得 我今以獲得 意願若大小
然我悉滿足 今者欲涅槃 白佛使令知
足如蓮華葉 相輪盡炳著 願爲我心足
最後以頂禮 最後之恭敬 深信而頂禮
頂禮婆伽婆 身如金山聚 願開鬱多羅
現身使我見 善觀如來身 我今趣寂滅
爾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開鬱多羅僧時

瞿曇彌已見佛身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入涅槃佛
告瞿曇彌汝欲涅槃我隨汝意衆僧無減少如月欲
盡漸漸沒時無有遺餘弟子先去我最後往如諸商
人商人在道商主隨後時五百比丘尼遶佛世尊如
遶須彌旣遶佛已在如來前立瞻仰尊顏無有狀足
聽聞法聲亦復無厭得滿足已獲法味故難陀羅睺
羅阿難陀三摩提拔陀頂禮求懺謝一切諸聖衆猶
如不掉寂靜默然住唯阿難羅睺羅三摩提拔陀阿
難結未盡心慈順故哀不能止如無風樹合掌墮淚
爾時瞿曇彌白尊者言阿難尊者多聞見諦云何今

者猶如凡夫如來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別離復白尊
者言汝不爲我請佛世尊我今云何而得此法而說
偈言

由汝請求故	我等得出家	汝今實不空
皆獲實果報	一切外道師	未曾得是處
女人之身中	能獲甘露迹	依佛善知識
是故今獲得	汝守佛法藏	極當善護持
今日是最後	得見於汝時	我今入涅槃
乘道而往至	佛在衆中寔	時我唱老壽
佛說不敬禮	此事如上說	佛亦擁護僧

不欲令闕滅 我亦不願樂 而入解脫處
無常大風至 吹於聲聞樹 根拔而倒地
無常金剛風 能散須彌山 多陀阿伽目
離則無明闇 曼佛在於世 妙勝道涅槃
十力所說法 法明今顯照 壞破異道論
日光普滿照 佛德亦復然 今值是妙時
是故欲捨身

爾時阿難聞是偈已尋卽收淚復說偈言

汝今意志大 我不復憂念 猶如深林中
棘刺多衆苦 又如犢象走 出林離苦惱

汝今亦如是 遠離諸世間 今可憂愁者
憍慢極愚癡 諸惡結使火 焚燒三有中
汝等先涅槃 我疑佛世尊 猶如大火聚
燄盡則火滅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佛瞻仰尊顏以
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 如來大聖尊 真實語諦語
義語法語者 利益不虛語 能真寂滅語
無我我語者 過一切語者 圓滿足眼者
示導於將來 勝妙之道者 又常能觀察

諸法真實相 作大照明者 能除諸黑闇
能滅忿諍者 然法庭燎燭 照於一切者
能與衆燈明 又與從明者 調御大丈夫
歸大解脫師 具足十力者 具四無所畏
成就不退轉 說法又不虛 必定利益者
一切諸衆生 釋中師子吼 堅實於精進
勝妙精進者 能具大悲體 世間之八法
所不能汙者 釋梵四天王 摩醯首羅王
閻王婆樓那 財富自在者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放捨美妙甚深無畏

衆勝真實顯發能爲示導種種說法善解一切飛鳥
音聲名稱滿虛空從頂生優鉢遮那拔羅陀如是等
諸大王種姓相續中出者如來如日月爲天人阿須
羅之所供養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建立三
寶勝幢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耀是上丈夫名
爲蓮華丈夫拘物頭丈夫分陀利能斷貪欲瞋恚愚
癡諸有結使及以四縛憂悲苦惱縱逸憍慢鬪諍忿
怒自貢高等如來世尊皆悉永斷欺僞博奕競勝欺
他共相言訟忿惱別離如外道師拳手祕法諸惡結
習悉斷無餘倒憍慢幢建法勝幢能轉法輪令淚乳

血海皆悉乾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捨內外一切財物無所惜著於怨親中其心平等佛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廣長如紅蓮華葉無有垢穢清淨鮮潔其腹平滿其齋右旋猶如香奩圓光一尋猶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鎧以定爲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皆中壞魔軍衆勇健無畏人中大龍人中真濟定如意足無量無色宣示分別八正之道斷除愛欲瞋害之想誓願堅固志意安住終不輕躁如優曇鉢華甚難可值如來功德過於大地及以微塵百千萬億以八正道洗除結使濟諸衆生度生死河到於

彼岸能示方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猶如彩畫智金剛杵摧滅一切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槃妙方得法自在不著世間於諸入處及諸煩惱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諸法耘除諂僞幻惑之事布施持戒忍進定慧皆到彼岸阿私陀仙之所尊敬名聞十方住最後身既自覺了開悟衆生功德伏藏功德須彌功德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恩讚佛已竟禮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尼入閑靜處捨於命壽半跏趺坐時優婆夷最後到比丘尼所禮比丘尼足舉聲號哭卽說偈言

我等有諸過 盛智聽我悔 我等終不復
更得相覩見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悍舉手摩優婆
夷而語之言汝等不應逐愛戀心恩愛聚會必有離
別卽說偈言

佛說聚會者 必當有離別 一切有爲法
悉皆是無常 無常火熾然 燒滅於三有
愛我者極多 我愛亦不少 我今皆能捨
如此愛著等 生死黑闇處 輪迴嶮岨中
親親更相戀 惡見相垂離 無常無悲愍

破壞使別離 恩愛無別離 不應求解脫
展轉相親愛 相戀轉善厚 畢竟必別離
以是因緣故 智者求解脫 都無所遺戀
爾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讚涅槃已默然而住辭佛世
尊入於涅槃實不違言欲稱言作諸比丘尼繫念在
前入於初禪如是次第至滅盡定逆順觀已現種種
神足卽說偈言

身處於地上 引手捫日月 變身使隱沒
勇出虛空中 一身爲多身 多身爲一身
身放大光明 能動於大地 入地如赴水

入水如履地 身出大光明 又復注大雨

如意神足故 能現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爲顯如來佛法
力故悉皆現神涌身虛空猶如頽雲而作大雨亦如
庭燎在虛空中風吹四散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
出火身下出水卽說偈言

各出千火光 圍繞自莊嚴 身上出火光

下注於大雨 虛空滿諸華 猶如瞻蔔枝

衆華積水上 種種現變已 使諸檀越等

發於歡喜心 如薪盡火滅 入無餘涅槃

爾時梵天王將諸梵衆釋提桓因將六欲諸天諸大
天神及諸尊勝龍夜叉神來詣佛所悉皆合掌白佛
言世尊如來以離憂結當順世間欲使我輩爲作何
等是佛世尊最後所親爾時如來隨時所宜各勅令
作佛告阿難唱語遠近爲供養佛母者悉皆來集時
尊者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言諸是佛弟子者不問
遠近皆聽我語應隨佛教悉來集聚聽佛言教彼之
乳哺長養於我最後之身今入涅槃如油盡燈滅諸
有信心知是弟子供養佛母身速疾來集人天之中
無有女身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更無如是養生佛

者是故諸比丘應盡來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貢
牛頭栴檀從虛空中如鷹鷂王如日入照雲遍於虛
空諸比丘尼滿於虛空其狀亦爾時四天王捧波闍
波提牀之四足帝釋梵天等亦捉五百比丘尼牀爾
時諸牀各豎幢幡天曼陀羅華猶如華幕覆諸尼上
猶如禪窟竪諸幢幡遍滿大地天繒幡蓋亦滿空中
色貌若千種天雨諸華鬘亦復雨旃香烟如雲彌滿
虛空天諸樂等其音充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
陀羅睺羅阿那律阿難等梵王等諸天阿須羅緊那
羅摩睺羅天龍夜叉圍遶佛後爾時世尊如行金山

在波闍波提比丘尼牀前五百比丘尼牀次波闍比
丘尼後一切大地莊嚴映飾未曾有如波闍波提比
丘尼所作莊嚴瞿曇彌入涅槃時佛世尊法王現在
集諸聖眾舍利弗目連等在佛涅槃時佛身既無舍
利弗目連等皆以盡無由是之故其所莊嚴無及波
闍波提者此牀安置寬博之處積諸香薪用以爲積
以此五百比丘尼等屍以置於上以種種牛頭栴檀
諸雜香等用覆屍上復以衆多香油以澆其上爾時
尊者阿難見諸比丘尼既然火已悲泣懊惱而說偈
言

五所
如是次第者 如來亦不久 將入於寂滅
如火焚燒林 獨一大樹在 火燄燒枝葉
勢不得久住 世間皆苦惱 演法滿三界
三界尊滅盡 無一念法者 無量劫聚集
得是勝法蜜 聲聞蜂集食 佛入於涅槃
誰當與法蜜 法盡滅不久 形像塔寺盡
畫像人尙無 況有法服者 諸不離欲者
涕泣極懊惱 離欲者觀法 耶旬燒以竟
收骨用起塔 令衆生供養
時有人疑誰應起塔而修供養爾時世尊欲斷疑故

說三種人應起塔供養何謂三種佛漏盡阿羅漢轉
輪聖王是名三種

復次憶僧功德善能觀察乃捨命身猶發善心我昔
曾聞釋迦牟尼爲菩薩時作六牙白象時王夫人於
象有怨卽募遣人指示象處語令取牙時所遣人往
至彼象所止之處見六牙白象猶如伊羅撥象離諸
群輩與一牻象別住一處卽說偈言

蓮華優鉢羅 清水滿大池 如是之所
得見於龍象 拘陳白色華 其狀如乳雪
皆同於白色 猶如大白山 有脚能不動

彼之大象王 其色猶如月 六牙從口出
照耀甚莊嚴 如白蓮華聚 近看彼象牙
猶如白藕根

時彼獵師身被袈裟掖挾弓箭屏樹徐步向彼象所
爾時特象見彼獵師掖挾弓箭語象王言彼脫相害
象王問言彼挾弓箭爲著何服特象答言身著袈裟
象王語言身被袈裟何所怖畏卽說偈言

如是之幢相 不害於外物 內有慈悲心
當救護一切 是故彼人所 不應生怖畏
見有獲安隱 寂然得勝妙 如月有清涼

終不變於熱

爾時特象聞是偈已更不驚疑時彼獵師入稠林間
伺候其便卽以毒箭射中象王時彼特象語象王言
爾稱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作如此事爾時象王卽
說偈言

此是解脫服 煩惱心所作 遠離於慈悲
悉非衣服過 如銅真金塗 陶鍊始知雜
誑惑諸凡夫 愚者謂爲真 智者善分別
知是金塗銅 惡心弓箭故 是以傷害我
袈裟善寂服 乃是惡心衆 若善觀察者

袈裟恒善服

爾時忤象甚懷瞋忿語象王言汝言大善我不能忍
不隨爾語欲取彼人以解肢節菩薩象王語忤象言
不治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恚作如是語不應於彼
生於忿怒卽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 癡狂毀罵醫 醫師治於鬼
不責病苦人 結使亦如鬼 無明所覆故
能生貪瞋癡 但當除煩惱 何須責彼人
若我成菩提 名稱遍三界 諂僞諸結使
念定勤精進 以滅於結使 以智錐鑿利

斷絕彼諸使 必當令乾竭 燒滅使無餘

我將來必當 苦惱殘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忤象嘿然時諸群象咸皆來集
菩薩象王作是思惟彼諸象等得無傷害於彼人乎
作是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人向我腹下我覆護汝
彼諸象等脫加傷害卽遣諸象各皆使去語獵師言
汝所須者今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思惟
如我今者無有慈心不如彼象涕泣啼哭象王問言
汝何故哭獵師答言逼惱故哭象王語言我恐諸象
傷害汝故喚汝腹下非我身體押於汝耶答言不也

非身押我又復語言非此特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
使汝哭耶答言亦無惡言來惱於我乃以汝今有大
慈悲道德之故我以惡心毒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
畏諸象而見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遍惱我心畏
故哭耳卽說偈言

我今以毒箭 傷害象王身 汝以慈道德
而用傷我心 害心傷可愈 今傷汝道德
愚心瘡難復 汝德如大海 誰說能使盡
傷害汝命者 安慰慈覆護 若說而言之
我形雖是人 都無慈仁德 空有是屍骸

有劇於畜獸 相貌如似人 作惡劇畜生
汝雖受獸身 道德人中上 形相雖非人
道德乃是人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答我汝以何事而來射我
獵師答言爲王所使於汝身分少有所取非我中心
來傷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須汝今疾取爾時象王
卽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 張手速受之 諸發菩提心
一切無憊惜 隨汝所須者 悉當捨與汝
須牙者與牙 恣汝拔斷取 我以濟救故

由此受是形 一切我皆捨 所須隨意取
我爲利己者 速來至涅槃 爲諸衆生故
三有中受身 爲諸種智故 悲救以爲因
獵師慙耻作如是言爲王所使來取汝牙象王答言
隨汝意取勿生疑難獵師答言我實不能拔取汝牙
卽說偈言

汝慈心盈滿 我畏彼慈火 若拔汝牙者
我手必墮落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汝拔作是語已
以鼻絞牙牙根極深久乃拔出時彼象王血大流出

卽說偈言

拔牙處血出 從膊血流下 象王極福利
其白如鉢頭 拘物頭擎等 積聚爲大聚
時彼諸擎聚 白如象王身 又似大石山
白雪覆其上 譬如高山頂 赤朱流來下
爾時象王苦痛戰掉尙自安慰時有一天卽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 莫爲愚癡悶 當觀苦惱聚
云何可濟拔 世界皆有死 汝當爲拯拔
當持堅牢志 莫生憂惱心 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 滿於虛空中 歎說未曾有

天神作是言 昔來極希有 能爲難苦事
拔牙極大苦 受痛於當今 內心向菩提
求於最勝果 終無退轉意
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菩提終無退轉復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 悲念於地獄
時彼象王旣拔牙已嘿然而住爾時獵師作是思惟
拔牙著地將無悔耶而不施我象王知念安慰其語
卽說偈言

牙如拘勿頭 亦似白藕根 六牙盡施汝
諸牙中最上 施汝使安樂 小待我責心

漸使苦痛息 使我於汝所 得敬重信心
假使汝意謂 我是極惡人 殺盜姪欺汝
偽詐不善具 聽我答汝意 汝可作衆惡
害心弓利箭 我皆忘不憶 唯憶敬袞袞
見之心敬信 施者及受者 有淨有不淨
我今是施主 悉具於清淨 待我斷理心
使果報廣大 乃當施於汝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此袞袞者是離欲幢由我尊重
敬心視之以鼻擎牙授與獵師卽說偈言
我今真實說 毒箭射我身 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 是以實語因 速疾證菩提

度脫諸衆生 如是諸苦惱

說是偈已卽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因緣而引此喻
過去無量百千身中常作如是難捨之施本作誓願
欲成願果欲使諸有衆生所受苦惱使得本道欲使
人解自守清淨心生信敬是故引此方喻

復次菩薩大人爲諸衆生不惜身命我昔曾聞雪山
之中有二鹿王各領群鹿其數五百於山食草爾時
波羅柰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時彼國王到雪山中遣
人張圍圍彼雪山時諸鹿等盡墮圍中無可歸依得

有脫處乃至無有一鹿可得脫者爾時鹿王其色斑
駁如雜寶填而作是念作何方便使諸鹿等得免此
難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直趣王作是念已逕詣王
所時王見已勅其左右慎莫傷害聽恣使來時彼鹿
王旣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遊戲殺諸群鹿用
爲歡樂勿爲此事願王哀愍施捨群鹿莫令傷害王
語鹿王我須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須肉我當日
奉送一鹿王若頗殺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一鹿
鹿日滋多王不之肉王卽然可爾時菩薩鹿王語彼
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爾日出 一鹿供彼王食我

論
於今日出送一鹿汝於明日復送一鹿其爲言要迭
互送鹿至於多時復於一時提婆達多鹿王出一牴
鹿懷妊垂產向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言我身
今死不敢辭託須待我產供厨不恨時彼鹿王不聽
其語汝今但至誰當代汝便生瞋念時彼牴鹿既被
瞋責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爲慈愍我當歸請脫免
兒命作是念已往菩薩所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
以上事向彼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救護 唯願濟拔我 多有諸衆生
我今獨怖迤 願垂哀憐愍 拔濟我苦難

我更無所恃 唯來歸依汝 汝常樂利益
安樂諸衆生 我今若就死 兩命俱不全
今願救我胎 使得一全命

菩薩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爲何汝王自陳說未
牴鹿答言我以歸向不聽我語但見瞋責誰代汝者
卽說偈言

彼見瞋呵責 無有救愍心 見勅速往彼
誰有代汝者 我今歸依汝 悲愍爲體者
是故應令我 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意去我自思惟

時鹿聞已踊躍歡喜還詣本群菩薩鹿王作是思惟
若遣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去云何遣我作是念已
心卽開悟而說偈言

我今躬自當

往詣彼王厨

我於諸衆生

誓願必當救

我若以己身

用買蚊蟻命

能作如是者

尙有大利益

所以畜身者

正爲救濟故

護得代一命

捨身猶草芥

說是偈已卽集所領諸群鹿等我於汝等諸有不足
聽我懺悔我欲捨汝以代他命欲向王厨爾時諸鹿
聞是語已盡各悲戀而作是言願王莫往我等代去

鹿王答言我以立誓自當身去若遣汝等必生苦惱
今我歡喜無有不悅而說偈言

不離欲捨身

必當有生處

我今爲救彼

捨身必轉勝

我今知此身

必當有敗壞

今爲救愍故

便是法捨身

得爲法因者

云何不歡喜

爾時諸鹿種種陳喻遂至疲極不能令彼使有止心
時彼鹿王行詣王厨諸鹿舉群并提婆達多鹿群盡
逐鹿王向波羅柰旣出林已報謝群鹿使還所止唯
已一身詣王厨所時彼厨典見鹿王者卽便識之往

論
白於王稱彼鹿王自來詣厨王聞是語身自出來向
鹿王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何自來鹿王答言由
王擁護鹿倍衆多所以來者爲一妊身特鹿欲代其
命身詣王厨卽說偈言

意欲有所求 不足滿其心 我力所能辦
若當不爲者 與木有何異 設於生死中
捨此臭穢形 當自空敗壞 不爲毫釐善
此身心歸壞 捨已他得全 我爲得大利
爾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卽說偈言
我是人形鹿 汝是鹿形人 具功德名人

殘惡是畜生 嗚呼有智者 嗚呼有勇猛
嗚呼能悲愍 救濟衆生者 汝作是志形
卽是教示我 汝今還歸去 及諸群鹿等
莫生怖畏想 我今發誓願 永更不復食
一切諸鹿肉
爾時鹿王白王言王若垂矜應自往詣彼群鹿所躬
自安慰施與無畏王聞是語身自詣林到鹿群所施
鹿無畏卽說偈言

是我國界內 一切諸群鹿 我以堅擁護
慎莫生恐怖 我今此林木 及以諸泉池

悉以施諸鹿 更不聽殺害 是故名此山

卽名施鹿林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四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在城二十一都信士張國相全室沈氏男昂媳陳氏祚壽筭綿長交運亨通古祥如意捐貲刻此

大莊嚴經論第十四卷計字七千一百該銀五兩八錢二分二厘梨板十一塊該銀八錢八分

順治丁酉歲仲秋曙升子鄒熾較 費元英募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五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善分別者乃至國土廣大諸事備足知其苦惱捨離而去我昔曾聞世尊昔爲菩薩時作大國王貧窮乞丐有來索者一切皆與爲苦厄者能作擁護爲欲利益一切衆生智慧聰猛又處王位時鄰國王將諸軍衆欲來交戰時菩薩王作是思惟著五欲樂不能調心六根難滿衆具旣多復須斷理而擁護之爲此衆具生於鬪諍願捨此事不應鬪諍我應更修集隨身勝法卽說偈言

於善觀察時 智者應分別 爲事不思慮

後悔無所及

觀察是非必知所在復說偈言

欲如執草炬 亦如衆肉揣 著欲必傷毀

害及於二世 智者應速離 國土衆具等

如此衆具等 終歸必捨棄 寧今受終苦

願莫於後世 受此久長苦 計我今勢力

堪任摧伏彼 現在明證果 聲譽歎美善

後受苦傷害 雖知已有能 願當護於彼

若當不護彼 彼必傷害身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羅門迷失道路到彼
林間菩薩問言汝以何故來至此林婆羅門言我欲
見王菩薩問言何故見王婆羅門言我今貧困又多
債負聞王好施故來乞索用以償債遠離貧苦更無
所歸唯望王恩拯救於我菩薩語言汝並歸去此間
無王何所歸誠婆羅門聞是語已迷悶躡地爾時菩
薩既見之已深生憐愍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我以護他故 難捨盡棄捨 我今棄捨已

當以何物與 吾今爲斯人 當捨已身命

說是偈已卽時扶接婆羅門起而告之曰汝莫愁怖

吾當令汝得於財利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歡悅
菩薩卽時用草作索作索已訖與婆羅門一切施者
我身卽是而說偈言

彼王未得我 心意終不安 汝應以此繩
繫縛於我肘 將至彼王所 令彼王歡喜
當施汝珍寶 金銀諸財物 汝可得大富
彼王復歡喜 生者必有死 壽命會當盡
爲救危厄故 雖復喪身命 智者爲此死
名之爲瓔珞

爾時婆羅門聞是語甚大歡喜卽時以索縛此菩

薩將詣彼王王旣見已向婆羅門而說偈言

此爲是何人 身色如金山 威光甚赫奕
猶日照世間 面目極端嚴 觀者無不悅
如斯福德者 應作大施主 今日被拘執
苦厄乃如是 我坐師子座 極爲可慙耻
彼應處王位 非我之所宜 我之不調順
不應處此座

時婆羅門聞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王怨王問婆羅
門誰縛此人婆羅門言此實我縛王言斯人不應爲
汝所縛汝爲妄語卽說偈言

言
彼如大逸象 身力甚強壯 汝今體羸劣
又無兵象力 云何能縛彼 此事不可信
汝可真實說 勿作虛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 彼人便自縛 彼以悲愍縛
欲以救濟我 如是善丈夫 名稱遍十方
猶如然庭燎 普照於一切 不善人愚癡
滅彼使無餘 庭燎熾然時 能滅令無遺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 即便驚起合掌而言善哉善哉
真善丈夫汝爲救他作如是事卽說偈言

所言大王者 號名爲羅闍 利益於世間
是故名羅闍 汝今應爲王 護持於大地
唯願今聽我 懺悔諸罪咎 我實是嬰愚
輕躁無智者 汝可還爲王 我捨此國去
汝能令衆生 一切得安樂 餘人悉作王
遍惱諸世間

卽立彼王還歸所止

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勤修福業我昔
曾聞石室國王名象越鞞舉國人民共設佛會有一
婦人於窓牖中闚看世尊爾時彼王見女端正卽解

珠璣遣傍侍臣送與彼婦時王左右卽白王言彼婦女者是國中婦王若愛念直往喚取何煩與珠人脫恠笑王聞是語以手掩耳作如是言咄哉大惡云何乃以此言使聞我耳卽說偈言

作是呪誓言 設我有異心 使我成大惡
我不以染著 以珠與彼女 聽我說意故
業爲自在王 最勝業者說 此無辜王作
唯是業所造 心作於宰王 善業佛所歎
如是之妙色 更無辜我王 唯是善業作
善業我應敬 惡業我應離 過去作善業

果報於今現 我以於珠貫 衆寶雜莊嚴
額懸多邏羅 珠貫白如雪 我爲宿功德
不爲着色欲 若知善惡業 云何復著色
離達尙不視 況當有染著 寧當飢渴死
不爲非法貪 寧當入火聚 不爲奸邪事
我如有愛著 今身若後身 受苦極無量
後次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善報是故應當修於善業我昔嘗聞憂悅伽王於晝睡眠有二內官一在頭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論議我等今者爲王所念爲以

何事一則自稱是我業力一則自稱我因王力由是之故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數聞聽法並解議論卽說偈言

如牛厲度水 導正從亦正 人王立正法
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由競理故其聲轉高一作是言我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王聞是聲卽便睡悟而問之言何故高聲王又問彼二人諍理雖復明知未我斷見援黨已者王心不悅卽便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依於我國住 自稱是業力 我今試看汝

爲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往夫人所語夫人言今當遣人來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答言當奉王教時王以蒲萄漿與彼依王活者送與夫人旣遣之已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作如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著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生恠卽說偈言

我爲自錯誤 與彼殘漿耶 爲是彼業力
強奪此將去 或能共親厚 與彼使將去
或是夫人瞋 奪此與彼乎 或能我迷誤

而與於彼耶 或能彼幻我 使我錯亂乎

說是偈已問彼人言好實語我汝恃業力我故不遣
汝云何得彼人白王以業力得卽以事狀具向王說
此人奉使旣出門已卒爾鼻鰓卽以此漿與我使送
到夫人邊得是衣服王聞是已卽說偈言

業報如影響 亦如彼莊嚴 彼言自業力

此語信不虛 以聽法力故 言說合於理

彼稱業力者 斯言定有驗 我多於已負

彼憑業力勝 佛說業力強 此語信真實

佛爲善御乘 業力爲善哉 能壞王者力

十方佛世尊 亦說隨業力 汝今倚業力

用自莊嚴身 割絕於我力

復次雖與智者共爲讎隙猶能利益是故智人雖與
爲讎常應親近我昔曾聞摩突羅國有婆羅門聰明
智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比丘等其餘婆羅門先
有鬪諍以瞋恚故詣僧坊中詐爲妄語作如是言某
婆羅門明日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諸比丘欲
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令彼惡名遍於世
界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人汝家主
人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入白王人今者門

外有諸比丘云大家請故來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何因緣故有如是事復作是念彼婆羅門與我爲怨故爲是事今雖臨中城邑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作是念已卽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設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檀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爲檀越說法汝雖不信佛法應爾時彼主人卽取小牀上座前坐爲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爲不淨出世爲樂乃至爲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諸善根卽於座上見四真諦得須陀洹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	能害於正見	愚者不分別
實作非寶想	我今得勝利	分別識三寶
真實是我寶	佛法及聖衆	我已諦觀了
得閉三惡道	釋梵諸天等	所不能獲得
我今具獲得	今此婆羅門	卽名爲梵天
今當得趣向	解脫不死方	我今始獲得
婆羅門勝法	我本姓輪都	今日真輪都
今日使獲得	勝妙比陀法	我今得無漏
出過諸比陀	我今真實是	祠祀大福田
我當勤大祠	不能善分別	可祠不可祠

從今日已去 當供天中天 多陀阿伽陀
略說而言之 今日始得利 獲得人身果
從今日已往 當隨佛所教 終更不求請
其餘諸天神 我今歸命禮 宿世厭惡根
曾修法向法 獲今其果利 親近善知識
法利自然成 我若不親近 大悲弟子者
永當墮邪見 輪廻三惡道 若無婆羅門
爲我怨讎者 亦不得親近 如此之聖衆
由彼瞋忿故 令我得是法 外相似惡友
實是善知識 恩過於父母 及以諸親戚

由此婆羅門 諸僧至我家 降注於甘雨
善芽悉得生 法雨甚潤澤 灑我心埃塵
埃塵旣不起 得見真實法 是故世間說
因惡得財賄 自惟得大利 卽受三歸依
於彼婆羅門 大設諸餽饈

復次若人精誠以財布施如華獲財業以知是事應
至心施我昔曾聞蜀賓國人夫婦共在草敷上臥於
天欲明善思覺生作是思惟此國中人無量百千皆
悉修福供養衆僧我等貧窮值此寶渚不持少寶至
後世者我等哀苦則爲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長作

是念已悲吟歎息展轉哀泣淚墮婦臂爾時其婦尋問夫言以何事故不樂乃爾卽說偈言

何故極悲慘 數數而歎息 兩淚沾我臂 猶如以水澆

爾時其夫說偈答曰

我無微末善 可持至後世 思惟此事已 是故自悲嘆 世有良福田 我無善種子

今身若後身 飢窮苦難計 先身不種子 今世極貧窮 今若不作者 將來亦無果

爾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愁憂我屬於汝

汝於我身有自在力若賣我身可得錢財滿汝心願爾時其夫聞婦此言心生歡喜顏貌怡悅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卽說偈言

我身與汝身 猶如彼鴛鴦 可共俱賣身 得財用修福

爾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是言可貸我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二人當屬於汝一月之後我必不能得金相償分爲奴婢一月之中可供養諸比丘僧爾時長者卽便與金旣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離越寺中供養衆僧婦問夫言爲用何日答言十

五日又問何故十五日爾時其夫以偈答言

世間十五日 拘毗等天王 案行於世間
是佛之所說 欲使人天知 是故十五日

爾時夫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食具悉備遂置
寺上白知事人言唯願大德明十五日勿令衆僧有
出外者當受我請彼知事人答言可爾於十四日夫
婦二人在寺中宿自相勸喻而說偈言

告喻自己身 慎勿辭疲勞 汝今得自在
應當盡力作 後爲他所策 作用不自在
徒受衆勞苦 無有毫釐利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餽饌至明悉辦
夫語婦言善哉我曹所作已辦心願滿足得是好日
賣此一身於百千身常蒙豐足時有小國王施設飲
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
言我等諸僧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慙懃啓
白我今以衆務所逼願受我請爾時諸僧嘿然無對
爾時國王語彼夫婦言我今日打捷椎汝所造食當
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王五體投地而白
之言我之夫婦窮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
造供施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若至明日爲他

策使不得自由願王垂矜莫奪我日卽說偈言

夫婦如鴛鴦 供設旣已辦 願必見憶念

明當屬他去 夫婦各異策 更無由福期

如是自賣身 乃爲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卽說偈言

汝善解佛教 明了識因果 能用虛僞身

易於堅財命 汝勿懷恐怖 恣聽汝所願

我爲憐愍汝 以財償汝價 汝今自苦身

終大獲利樂

爾時國王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衆僧卽以財物

爲彼夫婦酬他價直又給夫婦自營產業現受此報
無所乏少

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我昔曾聞難提
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
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診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
所患必除病者曰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
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見弟
極爲困急資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曰兄言
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卽說偈言
惟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煩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白兄言
非爲親愛乃是殘敗卽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損我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弟卽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擦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別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爲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昔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復名五大施 亦是五無畏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閑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敎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設犯毀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卽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卽獲見真諦
所患卽消除

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嬰愚顛狂所說是故
勤學佛法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釋伽羅其王名
盧頭陀摩彼王數數詣寺聽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
爾時王難高坐法師言若施他酒得狂癡者今飲酒
亦多無狂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
善哉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
而已王爲法師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開解而答
此問然此衆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故不答王卽說
偈言

法師有聰辯 善能答此義 憐愍汝等故

護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爲此法師橫爲通道理王言我之所解更有異趣爾時王語法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答言我向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爲癡狂之人卽說偈言

不必鬼入身 名爲顛狂者 邪見夜叉心
是爲說顛狂 狂癡之過失 不知解其事
汝等有狂過 一切種智說 汝違種智語
隨逐於邪見 現見於神變 彼大仙所辱
出過其禁限 顛狂先已成 云何使我說

百千種狂因

何故分別說

投淵及赴火

自墜於高巖

捨棄於施戒

逐迷邪狂倒

不修於正行

狂惑墜巖火

賣鹽壞淨行

飲觸恒河水

是名立正行

失淨及得失

有何因義趣

賣肉衆惡集

三種神足變

除此三種變

更亦有神變

唯有二六法

離此別無我

現見仙神變

更見十三法

如是顛狂事

其數乃有百

現見投淵火

自墜於高巖

以此欲生天

此但是邪見

戒施善調心

卽是生天因

賣鹽壞善行

觸河除諸惡 賣鹽有大惡 觸河有大善
如是有何義 得名爲善惡 婆羅門賣肉
卽墮於失法 捉刀亦失法 若復賣於肉
滿三十六斤 敗壞婆羅門 羅刹及食蜜
皆名爲失法 見羅刹嘗蜜 二俱成過患
賣肉成殺生 羊稻俱有命 食稻不成殺
羊稻俱應食 何故食於稻 而不食於羊
汝諸言自殺 終不得生天 墜巖投淵水
復言得生天 殺已言有罪 餒養已身者
何故不得福 觀察不順理 皆是愚癡倒

以是因緣故 名汝等爲狂 此卽是愚癡
羅刹之擲相 是故說汝等 成就顛狂法
此卽是與酒 飲酒之因果 瞋恚是癡因
瞋恚而黑濁 能令顏色變 以是因緣故
瞋爲瘦黑因 飲酒亦色濁 此二俱能瘦
日連見餓鬼 汝先自飲酒 亦教人飲酒
說言無罪報 是故今現在 已獲餓鬼身
華報已如是 果報方在後
諸婆羅門聞是語時多有外道卽時出家
復次善分別敬功德不期於門族我昔曾聞花氏城

言
中有二王子逃走歸投末投羅國時彼國中有一內
官字拔羅婆爲附傭國王供養衆僧手自行食衆僧
食已遣人斂草上殘食持詣官中問食作禮然後乃
食餘者分張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惡是故先
取食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心惡賤故出外卽吐
而作是言出家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食其殘食
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傭王聞是事已作如是言
此二嬰愚極無所知卽說偈言

得此餘食者 智者除過惡 彼生疑譏嫌
是名爲嬰愚 佛法觀察食 外道覩悉無

沙門觀察食 能除煩惱障 餘食牟尼觸
應當頂戴敬 手捉殘食已 水洗已除故
附傭王後日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問言何故不分
食與二王子卽說偈言

彼之不知解 沙門所食餘 自恃種族故
觸之言不淨 不生歡喜心 是故我不與
不識沙門姓 不食於彼食 不識我種姓
不應食我食 沙門處處生 不如我種族
我不如沙門 復不食我食 爲言無種姓
亦無有年歲 如馬無種族 內官亦如是

內官處處來 無有定方所 唯觀我富貴
不看我種姓 但見富貴故 便食我殘食
不食沙門食 是名爲嬰愚 沙門心自在
具足七種財 不食沙門食 而食我餘者
猶如超半井 不見有是處 見我有勢力
王者之所念 便食我餘食 甘蔗種中生
輪頭王太子 如是種族來 可不勝我耶
彼之勝智者 不取其種姓 唯取其德行
種族作諸惡 亦名爲下賤 具戒有智慧
是名爲尊貴

時三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汝示正道卽是我父
自今以往敬承所誨卽說偈言

汝今說種姓 殊爲非法語 因行無有定
知解無定方 語議正解了 不名爲邊語
如汝之所解 卽是貴種族

復次若欲觀察知佛神變親詣塔寺供養佛塔我昔
曾聞阿梨車毗伽國於彼城門有佛鬘爪塔近有尼
俱陀樹邊有井水時婆羅門而白王言若遊行時見
於彼塔是沙門塚破王福德王是大地作一蓋王宜
除此塔時王信婆羅門語故卽勅臣下令速却此塔

明日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神與諸民衆皆悲涕時諸優婆夷施設供養又然燈者作如是語我等今者是最後供養有優婆塞抱塔悲泣卽說偈言
我今最後抱 汝之基塔足 猶如須彌倒
今日皆破傷 十力世尊塔 於今遂破滅
我若有過失 聽我使懺悔 衆生更不見
佛之所作業
爾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可還歸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後自遣人持鋏欲除往到其所塔樹盡無卽說偈言

嗚呼甚可恠 舉城大出聲 猶如海濤波
不見十力塔 尼拘陀及井 莫知其所在
諸婆羅門等 深心生慙恠 彼王聞是已
生於希有想 時王作是念 誰持此塔去
卽自往詣塔 莫知其所在

爾時彼王遣千餘人乘象馳馬四散推覓時有老母在於道傍見彼諸人行來速疾卽問之言何爲乃爾諸人答言推覓塔樹彼老母言我向於道見希有事有塔飛空并尼俱陀不憶其并見諸人等首戴天冠頭垂華鬘身著諸華持塔而去我見去時生希有想

指示去處諸人聞已具以事狀還白於王王聞歡喜
卽說偈言

彼塔自飛云 爲向天上耶 我今心信敬

極生大歡喜 若我破此塔 當墮於地獄

爾時王卽向彼塔處大設供養此塔卽今名曰自移
塔及樹井離毗伽城三十里在

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佛塔我昔曾聞
呬叉尸羅國彼有塔寺波斯匿王以薪火燒之佛復
安一椶朽壞却之時彼國王名拘沙陀那有一比丘
求請彼王我今爲塔作根願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

護惜王卽語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王
教已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邊有大池水上有
大樹名稱首伽樹龍所護持近惡龍故人無敢觸其
樹極大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殺之以是之故人
無敢近有人語言彼有大樹時比丘卽將諸人資持
斧器欲往斫伐時復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丘
語言我爲佛事不畏惡龍時有奉事婆羅門語比丘
言彼龍極惡若伐此樹多所傷害莫斫破此樹婆羅
門卽說偈言

汝不聞彼賊 慳貪故作惡 而解脫一切

汝當憶此事 常應自擁護 莫爲此樹故
自致於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爲毒龍故 而自生真高 我依人中龍
恃彼亦自高 觀汝力爲勝 如是我得勢
令使衆人見 我爲敬佛故 今當捨身命
龍毒龍衆中 汝爲作龍王 生天恭敬想
佛爲柔調寂 及是衆中王 我今亦恭敬
如來婆伽婆 誰能降毒龍 而爲弟子者
爾時比丘共婆羅門各競道理遂共鬭諍于時比丘

卽伐其樹亦無雲雷變異之相時婆羅門觀斯事已
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 雲起雷霹靂 汝爲呪所化
爲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卽便睡眠夢見毒龍回已說
偈

汝莫起瞋恚 此名見供養 非爲輕毀我
吾身自負塔 況樹作塔根 而我能護惜
十力世尊塔 我當云何護 此林自生樹
而爲佛塔故 如是自生樹 云何得戀惜

更有餘因緣 今當說善聽 我亦無勢力
德又迦龍王 自來取此樹 我云何能護
伊羅鉢龍王 及以毗沙門 躬自來至此
我有何勢力 而能拒捍彼 威德天龍等
如來現在世 及以滅度後 造立塔廟者
此二等無異 諸有得道者 人天及夜叉
名稱徧十方 世界無倫匹 如此名聞故
塔根懸寶鈴 其音甚和雅 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聞是偈故從睡眠寤卽便出家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羌老母背負酥瓊在路中行見

菴摩勒樹卽食其果食已還渴尋時赴井乞水欲飲
時汲水者卽便與水以先食菴摩勒果之勢力故謂
水甜美味如石蜜語彼人言我以酥瓊易汝瓊水爾
時汲水人卽隨其言與一瓊水老母得已負還歸家
卽至其舍先所食菴摩羅勢力已盡取而飲之唯有
水味更無異味卽聚親屬咸令嘗之皆言是水有朽
敗爛繩汁泥臭穢而極爲可惡汝今何故持來至此
旣聞斯語自取飲嘗深生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
質此臭水一切衆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以愚無智
故以未來世功德酥瓊貿易臭穢四顛倒瓊謂之爲

好於後乃知非是眞實深生悔恨咄哉何爲以功德
酥珣貿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咄哉我何爲 以三業淨行 貿易著諸有
如以淨好酥 買彼臭惡水 以食菴摩勒

舌倒不覺味 臭水爲甘露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爲姑所瞋走入林中自
欲刑戮旣不能得尋時上樹以自隱身樹下有池影
現水中時有婢使擔珣取水見水中影謂爲是已有
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爲他持珣取水
卽打珣破還至家中語大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是

何故使我擔珣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爲
鬼魅所著故作是事更與一珣詣池取水猶見其影
復打珣破時長者婦在於樹上見斯事已卽便微笑
婢見影笑卽自覺寤仰面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微
笑端正女人衣服非已方生慙耻以何因緣而說此
喻爲於倒見愚惑之衆譬如瞻蔔油香用塗頂髮愚
惑不解我頂出是香卽說偈言

秣香以塗身 并熏衣瓔珞 倒惑心亦爾

謂從已身出 如彼醜陋婢 見影謂已有
復次猫生兒以小漸大猫兒問母當何所食母答兒

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隱甕器間有人見已而相約
勑酥乳肉等極好覆蓋雞雛高舉莫使貓食貓兒卽
知雞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緣說如此喻佛成三
藐三菩提道十力具足心願已滿以大悲心多所拯
拔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言當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
答言一切衆生心行顯現以他心智觀察煩惱一切
諸行貪欲瞋恚愚癡之等長夜增長常想樂想我想
靜想展轉相承作如是說不能增長無常空苦無我
之法是故如來知此事已爲衆生說諸倒見對治如
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謂道解說云何而能爲

諸衆生說如斯法以諸衆生有倒見想觀察知已隨
其所應爲說法要衆生自有若干種行是故知如來
說對治法破除顛倒如爲貓兒覆肉酥乳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施設石柱極爲高大除去
梯蹬麤盧繩索置彼工匠在於柱頭何以故彼若存
治或更餘處造立石柱使勝於此時彼石匠親族宗
眷於其夜中集聚柱邊而語之言汝今云何可得下
耶爾時石匠多諸方便卽擲衣縷垂二縷綫至於柱
下其諸宗眷尋以麤綫繫彼衣縷匠卽挽取既至於
上手捉麤綫語諸親族汝等今者更可繫著小麤繩

索彼諸親族卽隨其語如是展轉最後得繫羸大繩
索爾時石匠尋繩來下言石柱者喻於生死梯登羸
盧喻過去佛已滅之言親族者喻聲聞衆言衣縷者
喻過去佛定之與慧言擿衣者喻觀欲過出味等法
縷從上下者喻於信心繫羸縷者喻近善友得於多
聞細繩者多聞縷復緣持戒縷持戒縷懸禪定縷禪
定縷懸智慧縷以是羸繩堅牢繫者喻縛生死從上
來下者喻下生死柱

以信爲縷綫 多聞及持戒 猶如彼羸縷
戒定爲小繩 智慧爲羸繩 生死柱下來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有王種先入
山林學道求仙卽強將來立以爲王從敷臥具人索
於衣服及以飲食時敷臥具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
王於今者不應事事盡隨我索我唯知敷臥具事洗
浴衣食悉更有人非我所當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
如王敷臥具人各有所典業亦如是各各不同色無
病財物可愛智等諸業各各別異有業得無病有業
能得端正色力如彼仙人從敷臥具人索種種物終
不可得若生上族不必財富諸業受報各各差別不
以一業得種種報若作端正業則得端正色力財富

應從餘事索是故智者應當修習種種淨業得種種報

無病色種族 智能各異因 如彼仙人王

責備敷敷者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有隣王與共
鬪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便退散爾時國王作是
思惟我先養馬規擬敵國今皆退散養馬何爲當以
此馬用給人力令馬不損於人有益作是念已卽勅
有司令諸馬群分布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
隣國復來侵境卽勅取馬共彼鬪戰馬用磨故旋轉

而行不肯前進設加杖捶亦不肯行衆生亦爾若得
解脫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脫死敵旣至心意
戀著五欲之樂不能真進得解脫果卽說偈言

智慧宜調心 勿令著五欲 本不調心故

臨終生愛戀 心旣不調順 云何得寂靜

心常耽五欲 迷茫不能覺 如馬不習戰

對戰而遊行

復次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患國中諸醫都不能治
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差王大歡喜作是思惟
我今得醫力事須厚報作是念已微遣侍臣多資財

物詣於彼醫所住之處爲造屋宅養生之具人民田宅象馬牛羊奴婢僕使一切資產無不備具所造既辦王便遣醫使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交無所遣空手遠歸甚懷恨恨既將至家道逢牛羊象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許並皆稱是彼醫名是彼醫牛馬遂到家已見其屋舍莊嚴嚴飾牀帳艷艷毵毵金銀器物其婦環珞種種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愕猶如天宮問其婦言如此盛事爲何所得婦答夫言汝何不知由汝爲彼國王治病差故王報汝恩夫聞是已深生歡喜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過我本望由

我意短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用恨然以此爲喻義體今當說醫喻諸善業王無所與喻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醫者交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如彼今身修善見未得報心生恨恨我無得既得至家者猶如捨身向於後世見牛羊象馬群如至中陰身見種種好相方作是念由我修善見是好報必得生天既至天上喻到家中見種種盛事方於王所生敬重心知是報恩者檀越施主得生天已方知施戒受如此報始知佛語誠實不虛修少善業獲無量報卽說偈言

施未見報時 心意有疑悔 以爲徒疲勞
終竟無所得 既得生中陰 如見善相貌
如醫到家已 方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有二女人俱得菴羅果其一女人食不留
子有一女人食果留子其留子者覺彼果美於良好
田下種著中以時溉灌大得好果如彼世人爲善根
本多修善業後獲果報合子食者亦復如人不識善
業竟不修造無所獲得方生悔恨卽說偈言

如似得果食 竟不留種子 後見他食果
方生於悔恨 亦如彼女人 種子種得果

復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彌羅善能戲笑與一國
王誼譁歡悅稱適王意爾時比丘卽從乞地欲立僧
坊王語比丘汝可疾走不得休息盡所極處爾許之
地悉當相與爾時比丘更整衣服卽便疾走雖復疲
乏以貪地故猶不止住後轉疾極不能前進卽便臥
地宛轉而行須臾復乏卽以一杖逆擲使去作如是
言盡此杖處悉是我地已說譬喻相應之義我今當
說如須彌羅爲取地故雖乏不止佛亦如是爲欲救
濟一切衆生作是思惟云何當令一切衆生得人天

樂及以解脫如須彌羅走不休息佛婆伽婆亦復如是爲優樓頻螺迦葉鶖掘魔羅如是等人悉令調伏有諸衆生可化度者如來爾時卽往化度如須彌羅旣疲乏已卽便臥地宛轉佛亦如是度諸衆生旣已疲苦以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息而臥如迦尸迦樹斬伐其根悉皆墮落唯在雙樹倚身而臥猶故不捨精進之心度拘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如須彌羅爲得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爲濟衆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衆生所碎舍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處人所供養與佛無異能使

衆生得於涅槃卽說偈言

如來躬自度	優樓頻螺等	眷屬及徒黨
優伽鶖掘魔	精進禪度力	最後倚卧時
猶度諸力士	須跋陀羅等	欲爲濟極故
布散諸舍利	乃至遺法滅	皆是供養我
如彼須彌羅	擲杖使來去	

復次我昔曾聞呬叉尸羅國有博羅吁羅村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作僧伽藍如今現在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居室富復因衰耗遂至貧窮其宗親眷屬盡皆輕慢不以爲人心懷憂惱遂棄家去共諸伴黨

至大秦國大得財寶還歸本國時諸宗親聞是事已
各設飲食香華效樂於路往迎時稱伽拔吒身著微
服在伴前行先以貧賤年歲又少後得財寶其年轉
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而問之言稱伽拔吒爲何所
在尋卽語言今猶在後至大伴中而復問言稱伽拔
吒爲何所在諸伴語言在前去者卽是其人時宗親
往到其所而語之言汝是稱伽拔吒云何語我乃云
在後稱伽拔吒語諸宗親言稱伽拔吒非我身是乃
在伴中馳驢馱上所以然者我身頃來宗親輕賤初
不與語聞有財寶乃後見迎由是之故在後馱上宗

親語言汝道何事不解汝語稱伽拔吒卽答之言我
貧窮時共汝等語不見酬對見我今者多諸財寶乃
設供具來迎逆我乃爲財來不爲我身發此喻者喻
如世尊稱伽拔吒爲得財物鄉曲宗眷設供來迎佛
亦如是旣得成佛人天鬼神諸龍王等悉來供養非
來供養乃供養作佛功德我未得道時無功德時諸
衆生等不共我語況復供養是故當知供養功德不
供養我雖復廣得一切諸天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
減以觀察故

人天阿脩羅 夜叉乾闥婆 如是等諸衆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亦廣設供養 佛無歡喜心 以善觀察故
是供諸功德 非爲供養我 如稱伽拔吒
指示諸眷屬 稱已在後者 其喻亦如是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五

音釋

一 嗤 音鴟 喟 魁去聲 慄 音稟 鏃 播同 顫 戰也

帙 姪書 愀 整上聲 容 懷 蔑輕 黻 黻布也 瓮 翁去 錫 透

鳥 怪音 竄 變 漬 恣浸 調 諧同 僂 音樓 數 音振 憊

諤 驚 嘯 喙 同 遮 貌 嘯 喙 也

正訛第十六紙 忘 五行 南藏 作妄應

異同第十七紙 忘 五行 南藏 作憊

音釋

二 棖 音橙 胘 皮上聲 跌 音經 匍 匍 上蒲下服

往 振 音軫 裸 羅上聲 衷 中同 賭 猪同 鎧 開上聲 襠

美 上聲 施 苦 稷 護刈 鏃 音傲 餅 裼 曷毛布 謫 音責 襠

子 道 音 螫 行毒也 踏 音積 恭 不 隘 狹 緻 音智 懃 音契

聲 音遭 取牛 昵 嚙同

音釋

三 剽 飄上聲 唼 音霎 嬌 音饒 擾 梟 音驕 不 離

妬 雌 雄 脆 翠物易 儻 音能 摑 音國 犛 茅長毛 橙

鳴 也 悸 忌心 窳 與懶 鱗 音奔 嬰 音纓 罽 毛布 勾

乞 道 也 寤 音教 眇 視也 齋 齋持 環 瑤 上理美也 憊 音

也 喘 斜病 癸 獨也 售 酬賣去 淬 子澁 揣 音團

才學類書

南藏作恡

南藏作田

搥音鑿也

姿態一音護透

朝言相調

搔肥騷手皸

貌聲
溷
廁音
也恩

藏作經

藏應作踴從

藏應從常

寅去聲
皮鞞也
月旌

也哽
姜
穢
藝

南藏作轡

鉗束掛以鐵

也堅
踣博
腸博
也腓

痛

南藏應作夫

衣澣同濯

硬同蹇權

命

大士曼文聖公明王

1111

卷一

陳

四

擲也直投

弄弄同戲

耀下上
耀揖

腦
蠱
病古

故平定

觀親椽

目
絹
上滑

1

半繫足也

忍襲習
也嗣

世祖

珣珣珣也

1. The first step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an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task.

卷二

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論

大華嚴經疏

三

十陰五

異同第一紙十六行南藏作十七紙九行南藏作確

正訛第九紙十行南藏作應從

音釋八療料治瘳抽疾腎目疾稍朔矛位磴磨竿

于 苾 踰 跪 同

異同第一紙行南藏作者

第 紙隆行南藏作覽

第 紙真行南藏作旃

正訛第 紙或行南藏作感

音釋九駿視也歸銀口道直疽直瘰瘰壹藹氣不咀

疽同 嶮 險 同 劉 卓 研 追 換 逃 空 寃 也

異同第五紙十三行南藏作陰

音釋十 澌斯盥管以水 釜焚鼠 肺音子

音釋十一 聲選取牛 跳躍 佉區 垠瓦長 頸 蝕石

也 綬滿平 賄灰去聲 剿鼻也 貿茂交 櫟表 間 跌

異同第一紙十六行南藏作第二紙一行南藏作炎

存疑第十二紙十四行南藏作鞭

音釋十二 嘴指同 股古髀輒然上聲 頰允發 脍上

股 萌芽大 棘同 躡俱 兩足 躡蘇同死 制 齒

同 蟻 蛇 駁博色 不 子獨也 俾弱也 鞞善同 蜚 螫

論

大正藏經疏

三

十陰五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音

上浙下釋

虫行毒也 燒 擾同 鎧 開上聲

異同第

紙

妓

行

南藏

伎

第

紙

玆

行

南藏

作班

音釋十三

翅

音同

托

巾

攪

第

紙

美

食下

膳

窪

哇

音

惡也

吒

怒

也

嗤

也

音

惡也

吒

怒

也

嗤

也

瘡

音

瘡

瘡

瘡

瘡

瘡

瘡

瘡

瘡

瘡

瘡

瘡

擻

上斗下

叟

貌

擻

貌

擻

貌

擻

貌

擻

貌

擻

貌

擻

貌

擻

貌

擻

貌

藹

一

釐

十

毫

異同第

紙

林

行

南藏

作末

第

紙

融

行

南藏

作炎

第

紙

豐

行

南藏

作牒

第

紙

薛

行

南藏

作牒

音釋十四

噓

帝氣

噴

曼

易同

奩

香

盛

悍

翰性

勇

嶮

險同

岨

疽

山戴

伺

察也

伺

伺

伺

伺

伺

伺

伺

伺

伺

伺

伺

伺

伺

音釋十五

勾

盖行

瑞

團

搏

刃

血

也

揅

問

開同

餒

餒

餒

餒

餒

餒

木

捷下

垂

楚語

也

鍾

磬

瓦

揅

也

問

開同

餒

餒

餒

餒

餒

餒

也

鈇

平聲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線同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毳

異同第

紙

隙

行

南藏

作郊

正訛第

二十五

紙

四行

南藏

應作臥

正訛第

二十五

紙

四行

南藏

應作臥

人

五

五

五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上

大

言

隱

大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佛弟子陸士龍同室鄭氏
 男兆昌兩弟芳兆亮同男大年永人助壹兩潘國
 氏助壹兩弟瑞元亮同男大年永人助壹兩潘國
 英助壹兩弟瑞元亮同男大年永人助壹兩潘國
 錢陳容肆錢沈應詔伍錢牟成生同室金氏叁
 錢王鑑吳元善徐新美陸經保吳繼宗各叁錢
 堅王鑑吳元善徐新美陸經保吳繼宗各叁錢
 共助刻
 莊嚴經論第十五卷士龍祈先考玄溪先妣呂
 氏先室張氏安養蓮邦共證真常男兆昌等福
 壽增長絲綸奕世元亮祈福壽延長男大年永
 人功名蚤遂廷相祈先考見宇速成佛道男陳
 氏福壽綿延室李氏蚤生貴子楊瑞升祈男四
 郎年慧增長大婦永諧國英祈福壽康寧繼宗
 祈亡室葉氏上品化生併祈各身心安泰人
 人福慧增崇者共計經字一萬二千七十該銀
 玖兩捌錢玖分柒厘梨板十七塊該銀壹兩叁
 錢陸分
 順治丁酉孟夏曙升子鄒緯較比丘
 心傳
 楊葵

ノ
ノ
廿五